



09972

倪文正集卷一

明倪元璐著

擬上親祀南郊禮成頌 館課



夫皇王之道盛則乾始之靈作至靈相親禮生其間古者泰壇享
帝歸于二義曰報曰祈而已焉然臣愚以為是先王隱深其意而
未以告人夫天神之道非同人鬼口嚙嚙以饜也既曰尚誠亦安
取於鼎犢匏齊云爾哉臣聞郊者交焉精氣糾結必有發於眉顏
神喟然而若語故享祀之設也猶事嚴貴苟授之筮几察其意志
所存昔帝姚氏升聞上格在曙璣齊七政洞冥燭窈叫於閭闔之
庭然後上帝可得而類也春秋五小郊不從帝不示饗則不得享
帝不示享而享之故羸儒發雨擊之譏漢令售晝暝之說大明受
命浴星日扶頽樞出萬首沈塗歸其衽髮也蓋上帝之失弄於禴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者百祀而後獲厥子焉故其詔款於高祖應乎高煙則披陰啟照
中星熊魂以炳曷馥霧縹乎沈澹瑞露垂甘於虬柯灼乎章已辰
茲二百四十有餘載皇聖雷行龍興以蒞於位冲思靈蒙啟震
發符河陽踐位之齡蕃庖氏伊耆神明之德慄丹書敬勝商盤日
又之心操挈大鑄澄新六字沃漉之掉摑之蹇踔而有作故測穹
綽揆皇理厥有五配焉金華日開邈英刻啟配於時環一也握鏡
理妖懸鼎發魅配於曠揭二也鴻緇解裝鶯雛接翺配於宿共三
也封椿饗邊大庖噉士配於霖澍四也櫬槍西實旄頭東落配於
霆摧五也若乃元功所缺聖握鉞而佐縫則有賑貸補助恤其膏
收饒掩路澤其枯揚幽闡往宣其伏恢恢乎斯亦為贊大圓之微
學而起靈積於皇媧也德配如彼功贊若此而且矩步規翔模常
範道國無靈寶碧雞之祠庭弛緯識非經之辯寮絕文成少君祀

龍求海之士陵斯燭斯平斯砥斯于焉天符降地靈出物瑞涌河
沿淮鳳階洛爾乃葩雅醉永祚易繇震初索華洛貫月之祥發大
人罷夢之占符九廟既祈以敷歡於萬國蒸蒸萌萌方執象三祀
而神錫靈契若爾也於是禮官奮而請曰惟陛下德盛仁至崇揚
敬孝三靈貢禎而大報戾焉是子禰不相覲以飲食也臣等議以
迎日之至祀園邱今歲德當癸爲先甲亥子相禪天開之會至之
日歲星垣鶉火之次奄臨天廟以竦正於南離離郊位也日月並
轡而交於析木占野曰燕是爲天子之都當有大舉於帝誠據典
禮順時令協星紀惟陛下財幸上躔然曰俞哉乃命司存其蚤戒
司儀曰曷進諸上曰惟準古惟準祖不準古不式於先王之道不
準祖不愜於時崇繁百爾鼓楫靡條不舉天子之精微策之也丙
辰六龍斯駕縱莘霍溲上儀極觀我圖聖心怵怵惕承絕齋而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六

二

陟春冰也爰息其馬於齋之宮升漏宵半日丁巳弛乘以步弁裘
謁於紫壇去天咫焉鐘呂噦若縹壁澹爾羣公鶴如髦士駿止天
子淵默以清赫我帝愾我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然乎三
躡登萬神醉爰升燔而達燎天子之誠至力懍禮殫矣時則纖埃
不飛靜宇如熾囚霜女於員嶠貸炎呼於燭龍自輦侍谷居蟠髮
者面富聞廣規之僑僉咨駢歎元朽凝候也幽都嚴土也廣香淒
景也則烏覲蒸育如此者乎人志著于中氣發于面故怒則陰湛
而澹擊喜則陽浮以温披可用曙已既返蹕羣臣曠首颺賀上報
旨曰惟大夫勤朕逾惴惴其濃竭易去我也於都臣有概焉夫逆
則颺霽以敗之迪則陽煦以掖之往者蘇頌侈嶽覲以和風張說
壯岱封之韶景當唐中葉世陂疹結東西禪祀以灾罷者數矣胡
作輒而今偷夸稱取詘詎若皇聖格諸未享孚于方盥形著響答

非至德孰能當此者哉臣謹獻頌九章比夫壤擊其詞曰顓靈蕩
厥德則子之永世妣翼我皇代恩斯勤斯繁皇聖駿起赫赫業業
至理孺含雄維壯挈蓋曰惟帝之鷹亦粵三祀而升馨以荅 於
皇聖之德凌姬轍妣國之休禎總擗挺紀洪河革濁神燕摛綺麟
般般游於宮循然趾是聖之元子我祀之興及其誕彌 粵稽古
猥濡淫國區壽詭俶館時於五割穹以六瘞鸞寓龍蕩靡是逐惟
我皇代之典不蔑不黷罔越于而幅爾公允師于何其惠 聖曰
咨爾秩宗爾則司制咨爾鳩鳩爾則司器制爾無斃器爾無闕罔
或不共罔或不協以干天之罰 以幄以主以犢以黍以鐘以呂
以療以醕以禮以旅慄慄帝所惟帝之所有夷左陟伊誰之庭而
相伍以食於都我高皇之不績 昔神皇始陟其香則升施於孫
子乃嗣以興帝亦五十祀弗覲厥子既覲厥子胡不粲然以喜
乾坤正氣集 卷三六十七

三

粲然以喜遐不謂矣帝曰吁爾德克明予用懷爾子食爾誠子用
錫爾子錫爾岸爾則誕登予錫爾寶臣俾秉齊國成子錫爾國有
年以饒爾軍子錫爾喜首肱道洽子錫爾怒被于劍鏢維東方之
孽如振蒙以落 匪謂之其賚之匪意之其示之有列元凝冰壯
土坼帝心融怡薰以廣衆戢颺狼井播暄鄒籥曠塗陰宵春臺杲
日士纘施挾馬蒸以浹 胡帝之尊而革威以徇曰酬德馨馨亦
未已酬亦未止於戲皇王之德之純

壽華賦 有序

南州萬龍沙給諫者道城之聳堞議岫之崇巒也其太翁
文林先生於是秋九月稱七十太母姚孺人少先生十歲
旣以齊德並周覽揆時則就養留署同年子之官郡城者
酌祈紛霍使余序之余以稔功備福其事甚華序則不稱

請以賦衆許可乃賦曰

夫世昌道升神聚靈發泰階上平黃霽四列雷嚴電章象清緯察
極起照於丙鄴權靜輝於軒闥覽物睹之大端固瑞人之所躍也
若乃大江之西淺源而下奇嶺矗紆洪淵吞瀉鋒雙舉而龍合娟
七浴而鶴化梅翁享天寶之棲王童發地靈之詫於是乃有秉健
之才致柔之質枕席六經膏鉛四德索偉祖之虛靖好學兼妙重
元孟德曜之澹約操作體貞內則莫不士榜君宗閨題女伯僉
聲而歎鮑桓齊衽以揖陶翟當斯時也豹隱有文鴛駁無害璞韞
石而英中鐘鼓宮而闕外灞陵長貧鹿門不貴千漸窈蟠不足怪
矣夫數轉於環理貞其紀宗必揭於前規果或圓乎後起故有父
沈子淪柴桑之稚子而亦有車駟券興於閭高有子枯母稿綿上
之善人而亦有鼓角占榮於庖紫所以鶴鳴陰而資和蝶持桑以
乾坤正氣集

卷言六七

四

視似觀夫虎超七日之氣駒奔千里之血文錦登廟神鋒截鐵出
討咎繇之祥刑入塞汲孺之嚴節義鬚鬢諫舌摩切狄兼謨之
還詔無憚李叔翰之批敕不懼語法巽之互輸言詹炎而並折斯
亦足以章孤突教忠之功敬姜訓勤之烈也爾乃暨問於天當夫
孝治之日聖藻紛而十行仙書爛其九策再命彌繁六珈斯奕少
微之象壯以大夫議士之容離珠之輝錯于晨嬰鳳文之飾恩渚
及以爲殊類大推之曰錫乃御震輿周覽王畿呂向抱足於京國
崔邠脫帽於通都公卿望之避路士女聚而填衢良亦盛已何爲
不娛乎時則玉宇靜晶金風雄蕩申侯自嶽所生麻姑乘秋雨降
射甲子於絳城體姓名於方丈木公東吟金母西唱天雨太飛之
大帝施靈壽之杖華陰發增算之函白海進消憂之饌自可國號
阿羅堂名慶老漆園之誦靈椿襄陽之將寸草然而二老者方將

手調虎子足追飛衰夜書奇而蠅頭晨縫銛其鳥爪氣湧力出神
清慮渺既日面而天腸彌瞳方而皮少誠自命童之晶晶卻萊衣
以爲莫余翹也嗟乎凡物之形寡完多疇水不外火光無內美爪
甘托於苦蒂獸角曠其上齒是故啟期三幸不違賤貧華封三多
不離憂懼而今者偃僂而承上封逍遙而灑衆慮箕疇五錫不兼
繇斯以談人有天之所私數有理之所蓋至廣者不可量以狹持
至深者不可譬之淺載道命其器雖注海水而靡傾德爲之金縱
累京坻而莫概故酌源泉者不窮取家珍者非貸詎直幽祗鑄橫
環輸三千之鑪山宰牧肥取充五百之解而已哉於是有位憚夷
賓衆忻噓觥雲揚笙鏞風霍家俱不萎之花人放祈年之雀姑
洗介壽星之次歌奏高平旣醉爲備福之詩義存酬酢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十七

五

壽朋賦

有序

阮旭青諫議者人龍國寶知所繇來矣兩太君范袁貞能
天合齊義等榮今會熙明序連兌坎箕翼之氣燭於婺嬰
通國傳呼華文雲會僕以鞠我之道自本精微彤管爲功
彌期浩遠請得爲賦詳其委原雖洪忽其不鮮諒非巫紛
可得而沒也賦曰

夫靜理劓功柔居藪德危情禘禧貞志錘濯釐爾之成能抑天只
所歸則也爾其家宗孝緒地名慈水鍾郝珠朋湛劉玉比簣翻爲
之填篋衾稠歡于沱汜木樂只而樛垂山思變而仰止是則裴秀
以爲不如伯仁之所自始矣觀夫食貧徂爾韜儀杜非輿幅不脫
驂駟相依子曰雞鳴我云蟲飛焉與蘿之衛崇植金口水以翊曦
暉矚乎不滓浩然而歸當此之時參軍最威誠繇夫筭縱之持其

與鴻案星離燕樓霜返其姜靡他戴媯不去雖飛羽無差池
之容而脩尾有漂搖之懼荼苦猶甘藜困斯據所不相從亦惟藐
諸之故也爾乃援先最寡取嗜辭嘻家人嚴君之謂母師九子之
儀敬姜握策仇孟秉轡朝斟熊液暮屑榆糜此可使庸驂激馳于
宣嶽何況腰褻之與雲螭于是虎氣騰奔龍鱗貞栗曹劉望風崔
蔡承息飛取摩天行能絕跡鳥累百惟鸚崇英過千則人特在帝
左右去天一尺汲孺之稱鯁固朱季之曰彊直夕郎之聲於茲大
出猶且居盈慮怡申忠引義倚闔則呼操續不替進以沈幾語之
遂志士行所以不偷稷子因而加厲故曰母氏聖善斯其至矣誠
孤立而可稱蓋同心之爲貴嗟乎同印範模已殊好劣等鏡照形
或岐廣狹昔之賢人明哲才傑莫不人挾一軀門馳于轍理之不
乾坤正氣集卷三頁十七

六

齊數所難絜是故嬰杵至義而不能夾孤以均難寧歆茂名而不
能接席以連潔亮瞻一父而不能共國以升功儀秦全師而不能
並時以揚說詎如二母聚圭離璋女同居其非革弟連袂而俱良
偕德均禮埒智儷長致一若此夫何爲而不祥哉於是純嘏臻大
年至西華之戴婉妘紫微則尊愈意青精駐顏屠蘇得歲張堂眉
壽之名潘輿周覽之志地行嶽然旣一而二則有子登雙成抱瓊
笙而奏新昌容雲翹挈符丸而說眇家傳驪母之文人薦麻姑之
爪羽人昇以白鶯靈書脚於青鳥洞淵降藹陰岐施棗然猶不如
宣文幔華懷清臺皎從以芝荃擁其懷寶使者秉詔而揚彼褒章
黃門端襟而哦其諫草爲是娛其心志足以難老也於是僕本懷
人睽焉慈縷中感春暉再唸杞榻見茅容之可交聞魯侯而心許
飲酒旣酣爲歌且舞歌曰鵠孤引兮蚤鶴自扶利同心兮其持神

朋友其孟兮不渝其初橋大人兮匪殊則儒又歌曰君娣幾望位
在中兮安貞得朋道不窮兮聲聞于外鼓宮鐘兮壽母燕喜天錫
公兮

壽貞賦 有序

封太安人許母李太君者五十而稱未亡八十而頌難老
昔聞條獻今覩升恒跡其貞志紹功教成徙舍分陝之業
割正海邦我澤如春法宜年壽繇夫松筠柯節有必貫之
誠要以荼蔗苦甘亦相環之道也其民上觴爲之賦曰

觀夫日曰生星藍云于赤而人母之著儀而延休亦章然其可識
矣于是海國多風地靈物美仙飛晶晶鳳浴縱縱素女戴螺以泝
桓大姥乘龍而旖旎其類維何大邦有子感月而生指樹曰李天
上雲林君人間許長史以是爲齊德之歸天釐所使也方其鴻厯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七

七

聚眉鹿車連袂士旦女雞子負我戴鳳凰鏘以于飛鴛鴦戢而無
害雖徂爾其食貧顧簞翻而已泰旣而琴鼓乖迷舟河此特黃鵠
詞離川魚歎圻羌涉波以無梁翳凌雲而失翼當此之時有孤藐
爾無父何怙母也天只方將正位以踐嚴君操績而教童子於是
灞陵之案以陳詩書蒙山之畚以載涕洟奢享熊液儉享榆糜大
刀斷機小刀截髻蓋曰漆女猶知憂時今明王無輔學者無師吾
欲攬壚窮鑄積金富資有求大臣大儒於吾栢棗機杼而得之爾
乃龍文駿起槃槃瞿瞿沈墳涵典實茂華敷策名奮庸天子曰都
以其才漿享于廣衢衆斟不匱家墜戶嘯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
之使君之道取諸母儀莫不似者譬印印泥故其仁繩義絃似夫
有齋粹精靡譏似夫無非含宏居體似夫樂只鯁固執德似夫匪
石然而以爲是陰節靜理不可久處抑猶托于含章未足以盪其

苞羽也爾其左機右能中鈐外韜梁甫天才著于巾扇方叔壯猶
章諸鼓鏡環脫龜兔動止流苞日月以銷兵氣天風之驅海濤進
厥虺虎坐傾鯨巢猶且興勵師儒經耕藝耨丹井施壚嬰相表殼
虎豹威武而有文鳶魚飛躍之曰誘誠可谷量菁莪山衣文繡于
是承流之衆以爲美哉使君之宏也苟爲無本亦曷以臧抑又其
謀請于敬姜則莫不城號夫人經尊女博家供錦繖之祠人拜宣
文之幄于是春風四披壽域罔闕時則歲德守乎牛女之墟離矩
發其恢台之氣南極之曜燭于軒權西華之宮連于談背太君乃
開日面舒天腸施鳩策御霓裳手調鍾乳足踐金光顧視萊舞怡
然受觴則有驪母教以陰符真妃告之身寶飛瓊乃奏靈籥容君
之贊火棗婉妤傳心而啟粲乎虎齒麻姑倚背而貢搔以鳥爪則
又有澤中黃眉道上青裙雜于夜壘敦敦云云則又有衿佩之儒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七

八

聞誦之士揣籥捫鐘斥數尊理曰於都太君之德侈矣抑亦惟栢
舟之爲大氏也其有疑者曰五十曰艾旣復中身王制舍是將非
所稱則又有能言者揚鱣而前曰惡何其惜歟夫嬰杵者天下之
智徒也當其臨變是究是圖以爲難事無如立孤是故智者所難
則莫不難矣詎必壯老時至不猶厥初蓼蟲習苦莫知其荼乎今
夫項託七歲而教孔子老聃出胎六十亦教孔子天下謂之生知
則亦不怪也顏子年少而仰鑽武公垂毫而切琢天下謂之睿聖
則亦弗臧也巢父不一日入官而守箕水賀監行年八十而乞鑑
湖天下謂之勇退則亦無害也靈均方壯而從巫咸魯公旣耄而
抗強鎮天下謂之上忠則亦不戾也繇斯以觀中身以後其爲動
忍之事亦多矣苟若子言是以猶龍非童不可謂慧衛公嗟蓋不
必有濟祝書倦飛不爲能退平原餘年不爲知義天下不笑子愚

必嗷子嬰于是有衆忻懌連臂而誦曰安貞兮地無疆節苦兮道
大光慈母兮教義方春暉兮樂未央詎已有有邨氏之遺民聚族
而廣之曰偉儒生兮不幘鼓宮鐘兮四訖寶發輝兮箕翼壽母娛
兮天錫

灑震雲辭

有序

姚永言給諫諫舌軒訇氣凌天下其太翁廣唐先生遺榮
高尚道極伊人雖潛躍分持而清貞同質當先生七十之
辰酌者紛如各竭其說元璐不能究稱肩萬極狀給祺獨
爲灑公震伯雲中君之言雜諸笙奏要明挹注之義貫翼
續之心迺彼流洞庶非河漢若其簡間祖構渙浚浮漂伯
符帳兒亦不讀也

有國於豐隆者自稱震伯鬚義戟張髮威竿植潮聲泝其齒颯火
章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七

氣燦於鼻脊挈鼓握鑿四求禱窮涉車闕續前逢灑公灑公之來
蜺旌霞葆多鬻少踰襟佩間好顧憐震伯歌而勞之曰已而已而
子之痛而震伯曰吾安得已乎大靈不殺大蚩不寢至道不威至
孽不歸窮虐弗覺兵以洛洛徂孽弗醒鐸以鈴鈴使吾卽已泯芬
曷底灑公曰殆哉子豈不爲釋軀取吡矯濡就燒鳳食不食而摩
牙契猢之郊者乎夫鞠承蹴而完劍司割則缺寇罔胎以芬多椒
決讖者味劣是以太室之人口絨周鼎之倅指齷子曰鐸之鐸孽
兵之兵虐獨不慮仲繇之懷石盤范增之舉玉玦又謂靈之靈蚩
道之道孽會不知赤刀之反黃公白椎之臨迦葉然則歸昌何殊
於言烏鞠通非必爲靈虫洛洛者子之自伐鈴鈴者子其自孽震
伯輒然曰何爲其然也夫天上其壯地奮其稼出乘陽昌入逃陰
返是帝之所命吾德也吾烏能變之哉且夫齷倅指者齷其齷大

理鍼金口者鍼其言君子不聞斗柄多指而格以楛槍南箕翁舌而投之鍵閉若乃軒熊養性而元女下而傳兵李聃放情而孔子因之聞禮墨胎之老東海而號馬首綺里之皓商山而訟龍子此數聖賢者何患無元德歟而振盪一時延壽千紀豈謂仲尼之入廟而貴含章是其紹庭而脩偃僂哉仲尼疾世其言申申杖及故友刃及聞人以爲未足廼祥墨刑奇請則盾止服鍛正詞而陽李投繩周遷以來得吾道而犖然者魯國一儒而已亦不足法歟顯公作曰惡不與子言不知子寐也夫雍門乘悲以取淚郢人恃質而施削樹非其地不生果非其時不落今子欲以牛鳴而責馬應龍讎而冀狐脫胡不觀渾沌之逢忽儻刑天之舞干戚竅泯則眉目何施脰離而臍乳又出哉且當今之世舌壽齒殤拳尊助賤弱升寶誌之頭唾守婁公之面鶴唳而符氏山蒙蟻行而般師牀頤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十

烏恭不已而癰成回馬書何時而甦石建漆漆匈奴懼聞人踪覺鼻調息以爲和風於斯時也孰爲解瑤撤瑱謝彼鏘縱而聽若之逢逢之旬旬者乎夫吾見世遇子之不恭也莫不人垂巷羽家築石廬孤延悍而握槩欲鬪夏侯頑而倚柱仍書不啞子劣則笑子愚是故不如少微星深南山霧偉若士踴雲琴高躍水甯封之煙已華赤松之露殊美子觀我居元天最上城號無憂木名交讓雙童翩翩十聖浪浪芟華落而兒生孔雀譌而天放字無鉞衣言不心巷方平之鞭投於爨下天狼之孤襲以重韞詢囊錚之可福兮何鼓斧之爲壯也震伯仰天而歎曰嗟歟卽吾與公豈得相譬乎夫公都九真而宮七瑛帳星精而漿虹液華胥隸於附庸廣成充其食客露胡爲而分文武雲誰知其有胡越上絕凜氛下希鳥雀豈若吾所茸鹵鹵左蠻右觸前倭後虎山行而皆蟪蛄地氣之

先杜宇塗誠戊寅之朝室守庚申之暮甚有山鬼播伎欲凌德土
阿脩賈雄幾屈天帝則豈能承螯無輦觸颺不曉吐絲自囚唧泥
而避且帝之命曰爾無懼錫之車幡佐以鞭炬繳修蛇則羿有急
於后夔戰妖鯁而賜也不如子路詔庭氏使操大陰以求令假子
其唱諸神而詛誠宜劍履齊投拳齟雙蹙有進屬無退彳亍若
如公言則有大戮不間防風之骨專車貳負之脛疏屬乎於是謂
曰軸之入轂不違其鑿弦之循括不欺其鏃吾號吾啞孰其我奪
顧瞻岸然奮衣欲作灑公間之憮焉爲間固亦未之服也方將申
端引肯悉義窮說有雲中君聞而下焉左挹右拍曰二賢其休蚤
息則勝以二賢之辯是欲以鴻溝割天月而踦閭以離其面背爲
主客也虵兩頭之分馳而不知其連體虬九口以爭食而未明其
并腹如是豈不惑乎吾聞聖賢之德殊塗齊致或一日而周五化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六

七

亮四氣之通一歲昔堯舜則師務許迺勳華而歸揖讓斯明飲洗
之有功能驅焚之亦元曠也其後則有圯上之受異書蘇門之聞
高嘯夫何爲步兵朝士而冥鴻教以鸞鳳留侯帝師而澤麋子之
龍豹豈非蓬駕通能遞升合兆昧者以爲歧趨明人悟其同道哉
且夫亢而蒿事者必有甚勤玩而和光者必有最怒是故許繇之
瓢下二千年而生陶侃之篋曾點之瑟後八百祀而教禰衡之鼓
觀此所爲知彼所予河豈曲而無源山雖紆而有祖近世刊水至
人虞媯華裔沈墳涵典濟仁嚅義江海方才嵩恒作氣躡數千者
雞多羽累百只鶚貴而鹿呦斯聞麟般或謙凌陽怨呼漆室憂嘯
劉黃本長沙之忠尹焯有介山之孝於是回馭長風拔頭矮屋鶴
守元珠龍藏尺木待詔何三升之可歡彭令旣五斗而猶辱遺垢
離園聚愚成谷子光昌論於河渭文中續經於汾曲猶以教始諸

家是亦爲政木兩山之辨俛仰杖六尺而章逆順是故晝有過庭之間夜無觸屏之聽施於黃門其義則已大正矣爾其裘濡豹力劍淬鵝膏犀昭水怪鯨桴蒲牢言倫脊以號虺蜴手左右之擗虎復漢剛名鐵人大爲橋竹蠲邪而取爆松學海之曰濤然而譚者以爲清霜之通沆濯離鳳則稟鶉火莫不歸教宛鳩原功苞栩語光燄則祖日而宗星論功名則橋炎而粹土攬山龍而思羊裘賞隆棟乃旌臯廡繇斯以言不至清者不可以制衆不至剛者不可以居獨呂尙入朝必有戮華士之功梅尉掛冠卽有棄妻子之福豈垂老磻溪者有名心而抗章南昌之非諫牘是故李子堅之憎處士毒於憎營蠅邵堯夫之策朝賢急於策疲駟斯亦繇任功者不昧幽懷觀化者故饒遠志震之爲鎮也離富貴以爲心顯之曰浩兮苞言功而成義誠宮鼓則商隨譬織進而耕卻詎有同體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七

十一

孰如因兩問景之數數者乎於是二氏心開如薪析椀相視輒然誰爲彼已而悟夫道之生道誠若父子

壽三槐黨太翁辭

今年歲德守婁奎之交貫引南極其占當有仁人閔會之匹輝於正西戴其龐碩於是黨太翁三槐先生以是二月稱七十矣朝士里朋鱗攢麋集擲藻披文風飛泉溢若夫安期羨門之豔其才圓籌方壺之寵其宅伐毛洗髓之元其脩三偷五出之靈其蹟其說浮誣不可得述也其殊近事理微實而可思者則有紀遭之什有寫休之辭有同許負之測表有學公明之察微有稽裔而慨盛有觀物而徵奇紀遭者曰日之生星本其精神土之事火歸其功名朱芾方來則亦以榮寫休者曰嗚平子之四愁豪榮期之二樂君子陽陽則靡不鄩簧翻只且亦性淵之躍也測表者曰翳滯骨之

不可仙兮苟凡姿其何益翁旣節挺而神晶兮何祈年而不得察
微者曰張毅治外而中以撻維彼至人其息深深翁得其道而以
長其生慨盛者曰夫式穀者之無間亦哲人之所嗤也爾其扞云
緝緝荃挺蘭披翁則老矣顧而樂之徵奇者曰芝生醴出鵠遶虹
呼天助者順氤氳以虛翁其太和滿躬而嘉美萃諸維時衆賓言
已駢呼競噓余年友衛朱二公文章之伯備聞斯詞躍然而作曰
美哉諸賢之言甚善旣測其端矣抑未知其所存也夫立命者我
導年者仁可久者德不毀者貞觀於翁之澡躬若漑何其懿也履
繩不錯則何粹也周施不倦壹何惠也谷虛勿爭又何智也體有
植之而乃堅數有辭之而反至斯固寒暑之所不侵而升恒之所
繇以不做也余聞之曰嗟乎兩公之說蓋釋緒以陳宗披標而取
幹雖然猶未爲精微之論也兩公亦知夫父子精氣有如飛峽還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三

相往來可得而扶乎夫水之德柔而下極其流則可以滅谷蕩城
而無退懦之差山之道剛而上報其宗則可以等天埒地而無驚
崩之咎是故萬年飭行而其子因之以鯁忠師亮致才而所生繇
之以福壽觀夫翁之處于閭黨民命無懷家題有慶怡怡默默與
物靡競斯則守雌尚元者之所爲也而侍御學之於是乎攀檻埋
輪以持其正觀夫侍御之守其諫官冠號觸邪劍名誅佞蹇蹇諤
諤與權爭勝斯則犯難走險者之所務也而我翁樂之於是乎飲
酒誦詩以章其順繇斯而談冲虛者炊才之釜正直者享老之飴
父子之德自爲消息注受之理極於生施洄酌行潦挹彼餽餽詎
復熊鳥所能謀其術喬彭可得量其期哉二公輒然謂子能說浮
觴進翁翁則大悅

明目達聰論 開試散館

帝王周知天下情注於虛而神存焉所謂神者開寤於心與萬物而相見雖覆以十重之幕其光不沒也劉安曰意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夫黜黜漆漆聞雷窺堂捫鐘以爲日者天下之寐人也熾然張金目以快射而研雉登牛鳴之聽若韓侯智氏之能亦明主所不貴矣故以韓侯之察細及豕耳而申不害以爲盲聾將至智氏園亾一桃而知之而不知韓魏之舞欺於肘足其神之有小存所爲大亾也且天下之形籟纏屬而奔耳目則立徹之道也聖人爲之革其器以存其靈故取諸旒纒聖人之德備諸易苞乾坤而貢華於六子位目於離以麗正而兩作宅耳於坎以心孚而有尙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六

一

坎離者大險大死之所在也離旣昃而焚如錯於乾澤之交虎噬人而眇坎枕習而寘叢棘綜於火雷之會荷較而滅其耳聖人以爲眇目滅耳則不足與辨物故於目去多白於耳去痛不辨物則不足以斥其疑故於目去幽谷不覲於耳去喪牛莫聞不斥其疑不足與爲明聰故於目去見斗見豕於耳去聞言不信若然者精沉而炤遠睟曰目上於天耳下於淵目天耳淵聖人之游也且夫耳目蒙而霽於明聰譬木蒙而霽于火木生火火燔木明聰生于耳目而燔耳目也故繁響淫觀雕辯蠱飾庸主悅之枕暍而席贖大功顯業仁稱義蹟瑰觀瑋聽者則英主之所喜也然使英主欣然而動於其情盡智而爲之而其明日敗猶墟野燐不足以出其焔矣昔者大略莫如漢武而信主父置朔方郡發策引難章其雄察張壽乘之以爲大宛可結月氏可通孝宣之治以爲嚴教吏則

無失職膠東相因是以占流民八萬而詔書曰治有異等之效朱
神之朝氣呈於金陵之彌心猶日没于虹也新法之出萬釜並沸
猶且曰今之古人夫此三君者天下之至奮也其志在于抗稜四
裔阜民生而利天下而四臣者應聲而射以傷其明聰是四臣者
其持之亦有其故矣而三君者以其明聰轉振而下投之故以漢
武爲明是眇之視也武人而爲大君以漢宣宋神爲聰是滅耳之
聽也履上位而荷較夫天子之明聰橫出而不正其歸則同於眇
滅故堯舜者明聰之至也蓋嘗論之使治水九載之繇播其掌蹠
詫於偃騫之代則必齊衽而揖其大勞靜言象恭之共工舉唇出
齟蹉肩隱項以託於王成安石之檣則必聚雷而褒其幹謹當此
之時四岳之智存乎蓬艾也曰於都哉而堯曰吁咈哉堯吁咈壽
其蒙而舜遂以生其流極之道□□□□□□□□□□□□□□□□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六

二

□□□□警諸射者堯張弧而舜決注之堯舜者其耳合目而治
者也堯舜清微其身以周知天下而其神不外故曰神生其光非
力索可得矣商宗之置相也以夢而啟信周成王之聖讒也以風
雷而破疑天下烏知聰明之道有得於其夢與風雷者乎

主術論

雜試示程

聖人之治天下譬天氣之變萬物不著其力神行而不勞也夫聖
人者離衆領獨之名也使衆人苾聖人亦苾衆人懼聖人亦懼衆
人費聖人亦費衆人竭聖人亦竭則無爲貴聖人矣良醫之見病
皆非衆醫之所洞也中庶子曰中害扁鵲曰蹇齊人曰蹇倉公曰
湧疝故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陰陽之所見
榮徵水徵火聖人則皆有不因者也古之至人俞跗之徒因人考
病因病求物故使著苓執補巴黃執瀉冰黛當熱桂附當寒此八

物之于四病者猶星野相握終古無變然或循其故而以殺人者以其惑於表應昧於主患于患不明則治之者皆客治之者皆客是以賊爲其救也以賊爲其救則神農之道其以殺天下無遺矣是故聖人之救亂也在明標本標本旣明則不治者皆治昔者堯急舉舜則不務誅共驩舜急除四凶則不務勤有苗文王治一崇密卽不身聽虞芮之訟孔子戮一少正卽不四求慎沈之奸然而智者所瞻通人之論以爲堯刃共驩而寄手于舜舜抗有苗撻于四凶周政以大兵息小刑魯治以一誅正羣罪繇此而言卽謂放勳之果刑誅帝姚之毒征伐姬文之善弊獄仲尼之好察奸何爲不然哉且夫興世變俗制于神明此非無術之所能爲也聖人之爲此者必有楛捩益以計數紆軫曲塗隱神制氣以達其事今欲徑遂爲功正告疾取建鼓大召扶繩督趨以播船于山與驥逐走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八

三

是則夏畀夸父之所不能也子貢之機不挾以罔人之振役人之力不振以管仲之鈴去馬安得返仲尼之樞橈車亦豈易達齊桓之庭哉是故相救之術不必其相反獨謀之功非期于獨勝甚矯之行有激之事察者所求聖人不貴也昔者漢唐之世亦多察主矣孝景以其下多欺則矯之以智數智數雖精不能勝袁盎而其甚者外以播其宗國內以弃其世臣孝宣以其下多玩則矯之以束濕束濕雖刻不能勝王成而其甚者使天下歸寃于趙蓋朝士移畏于恭顯德宗以邊將不法激而爲中制于是逐白志貞而用霍文場竇瓌然志貞漁獵富人而竇霍頤指樞要其究則神策以殺大帥北軍以繫諸儒肅宗以寃獄無告激而爲下聽于是疑謝夷甫孫鑿而信毛若虛然孫謝以執法嬰患而若虛以平反媚權其時則賢宰因之以蒙褫權璫因之以震主夫此四主者其志皆

出于窮奸救弊其法亦足以儆頑擊蒙而循偏極流適以益禍是
故古帝王之末治皆有難循者也今豈謂耳目非皇華之義刑名
非五宅之謀綜覆非取模于考績鈎察非稟教于韶鐸者哉本計
不得而徒循美名以驚天下則其身不靜其身不靜則其道有礙
務道而使有礙小人抵之仁義猶足以亾國況法制刑威乎故曰
君猶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世相害人主以德心驚天下則天下日
敝害日以生凡道必有端物皆有數端非守曲而以統遠數非窮
多而以立少是故天下之言主術者皆貴乎其不勞也不勞者其
有甚勞者矣今夫萬物皆尊綱而貴緒也自其拱手而享之綱立
無不立緒理無不理聖人以是元宴恭已無爲自其厯物而求之
排繁擇簡揮詳取要考萬日而選一網攬千絲而得一緒聖人不
亦屨勉敦云而有事者乎夫連錢以貫善制紛者也而爲貫集材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六

四

是生經緯之事人皆蒙貫之便人皆非坐而得貫者也是故治天
下者而貴無爲旣宜以術取無爲治天下而貴無逸則務乎其術
亦足以幾幾勅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矣詎必以尙元守
約爲是閭弱無所知能大業之所不收英君鄙而弗道者哉夫所
貴乎英君者貴其不必有能而所能者卽必天下所不能不必有
知而所知者卽必天下所未知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
陵高宗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子言夫岳牧未有言洪水者而堯
已知之天下無人知有傳說而高宗以爲得之夢見堯以數字寫
洪水之狀痛于颺言高宗以一夕審傳說之容熟於舊識堯不必
日游康衢此其得法以坐照者也高宗亦非必眞通帝座此其詭
夢以示靈者也故以二主之清微恭默而萬里之迂不能欺以利
害一介之賤不能遁以鬚眉後世之主苟欲周流六虛鉗控四遠

有如堯高宗者亦已足矣而烏知其時不戮一人不求一弊比周則猶在側方命則猶在官三年以前則猶無言三年以後則猶無事而時雍不改中興坐躋協和無威主之稱赫濯有強國之譽以此觀之治天下之不可無術也章章矣術者道事之機穀也道無術輔天下必以道爲愚而苟非術以制事事可勝逐乎詩曰伐木掄矣析薪柅矣蓋言務本迎機之易爲功力也

江西丁卯鄉試策問

問帝王以禮治天下而天下不之知其可知者與爲粉澤焉而已夫禮之至盛莫若虞之禋類夏之玉帛商之元牡周之邊豆然是四者天下皆能稱物而名之天下皆能稱物而名之是天下所以不知也記曰禮本於太乙賈子曰禮者養人之道管子曰兵不禮不勝天下此三言者難察也且禮其燦然者矣而聖人則湛以元

章坤正氣集

卷三十六

五

解使天下不敢問之經曲乃王有自以其德養人而威勝天下而二子以爲是二物者皆禮也禮則若此其亾端者歟譬者曰猶之火矣火幽於燧而著其光大養萬物而能殺之凡陰陽生殺之器聚於火顯藏文武之道綜於禮有諸抑謬乎我皇上具神明之德龍興以來崇典極儀慶舉雲會旣以卽位之明年郊饗上帝其又明年祀於方澤而親釋奠孔子又明年乃朝見日所未舉者月夕陵享耕籍先農以需其時有司已悉矣故觀於今之世者猶幃繡而坐晨霞之下也然天子於此其內必有精微之心而外則必有威德之致章於露雷如池鐵山銅尋聲可察者土能鼓吹言之歟天下觀聽之儔夢然不足與知之也士可不知哉且夫治以禮成而儀亦有辨其說在晏嬰之謹轡馬子大叔之審周旋也

又

問起世莫大於救弊救弊之道存乎審見而決其功察如占氛棄之若灌今天下甚盛然論者以爲其數則有五劇而東西之事不與焉明經坐販藩相顯市肆屬無清流郡駕可詭獲劇一矣關益顯而吏與國分裹權與市齊費則商踟足重困劇二矣衛將什九貧竭使督饋如驅湯火輒有髡顛以避鬻子而償劇三矣考成前峻守令雖卓魯必得彈責而召杜亦化爲屠伯劇四矣內地兵驕小捷輒闕主將囚氣劇五矣而又曰且有五中吏雜必中於法紀錢穀長民乘非其器贖以取酬膺而不任一也商困必中於居農百貨涌貴民食兼兩雖稔不飽二也饋艱必中於編戶官運廢則民解興始於役富終以繇貧三也守令之歎必中於司農竭澤走險彌益仰屋四也內卒之孽必中於遼左徵發不應天下血脈與關劃然遂分兩體五也察此之論五者危見然天下不以爲可憂

乾坤正氣集卷三

天下舉憂口禍耳語曰張毅養外病攻其內今如士見必云標病不急亦已矣儻亦曰內食實甚則當有厲鍼從之者顧救焚迫亾紆步豈貴乎來士汝亦昌言

又

問爾江右四繩無守之國也渚江於楚楚不予蔽海於閩閩不聽牢山於粵粵亦不肯割其饋旣已涼然而乃謀致其人於農桑禮樂此固然耳夫大險不列大關不起自天下戎馬之地瞻望以爲神臯卽非具生福不能享之也然巨湖浩淼均虔阻深洪宏之間噉聚作矣其後再傳華林瑪瑙東鄉姚源之徒探丸飈發至戕重吏躡州邑朝廷爲捐金錢數萬三易長帥竭數年之力僅乃克之雖百年已事固爾鄉父祖所羈痛於心又今者楚驚黔陲夷颺突無時警漬灰延澗忽然可及又今天下大勢兵星東西十年不

解動生草澤之心而又爾鄉賦重弊滋催科驟急兵又白徒往者有事輒檄土軍招狼格虎適足騷耳此數者皆爾鄉未形之禍也天下之變生於卒而計立於豫自命之士智略輻輳其意乃欲仰射天狼而豕奔腋下顧愕貽反走此可歎也孔子曰葵猶能衛其足諸士卽無嫌過計試條所宜嚮者爾鄉大吏如孫忠烈之謹備禦王文成之精募練以治兵韓襄毅之均里甲唐文襄之清飛詭以庀賦成法不陞儻可修舉增飭之乎夫學者牖戶之謀參於性命豈必驚湖所廢講哉

策用人才過疑信 試雍

極世會之降雖甚下世亦必有才極才運之升雖甚上才亦必有過何以明之衰周之代世之所謂末流也而其才大者爲孔孟小者爲管晏唐虞之庭世之所爲隆際也而其過大者爲共驩小者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八

七

爲四岳故以後世之需才則管晏之強桓景必與孔孟同尊以後世之求過則四岳之舉崇伯必與共驩並戮後世莫不歸陋于管晏而不能不歸才于強桓景莫不歸才于四岳而不能不歸戮于舉崇伯然而強桓景之才究不可以陋管晏舉崇伯之過卒不可以戮四岳才過之無定辭則聖人之所却顧也天下之才極于臯禹臯禹而下亦尙多才天下之過極于奇杌奇杌而下亦尙多過聖人之不以臯禹准才奇杌准過者以爲天下之才非其臯禹則必有冒過而出天下之過非其奇杌則必有挾才而行者矣才過相倚如玉倚璞故苛求才則必見過苛論過則必沉才寶璜而棄考不爲能寶璜治鼠而壞墻不爲能治鼠聖人之心有慮乎此也聖人之御物秉誠不疑故不以其世之不治而疑世無才不以其人之不見才而疑人多過此非以其谷海虛下視人勝予而不

敢疑之也聖人亦審彼已以爲天下之才不可以其身譬之不可
以其身譬之則亦不可以其意忖之也以聖人爲才則天下無才
以聖人疑人人豈有得脫者乎仲尼者觀物之極衡而燭幽之至
察也以仲尼之才籠矚諸子猶以天漢下臨川谿然而達果廉藝
仲尼之門曰呈才仲尼之目不見過者是則仲尼之不疑諸子也
仲尼之爲教疑大才不疑小才致疑于其任疑者不致疑于其不
任疑者顏淵掇飯其過至微仲尼不寬其未形旣而曰心不可信
目不可恃宰子廢學其才已敗仲尼不料于先事旣而日始聽其
言今觀其行若是者仲尼之用疑倒也然而埏鑄彌靈蒸變不竭
者此以顏淵幾聖工詣躋逼貴于窮察推鏡隱深宰子之徒守其
一科使畢其量將自獻功月計無失苟必致疑影鬼懷缺不可勝
慮也又以顏子力大體安承疑不震不喪其志參騫而下有未能

者使各自慮爲師所疑又以聖人淵察其上將必駭澠失措喪歸
墜趨庭鼓日鳴衢杖刻叩無一成者又何道之能行乎元日九疑
無信控弧擬麋疑積而極雖日控弧不可得麋心無信弧之誠則
弧無獲麋之道也夫擊石求火不疑其得水伐鼓要神不疑其爲
魑越王式蛙而得勇士勇非猝辦也大禹下車而泣罪人罪非素
期也故越王之心有勇士大禹之目無罪人使越王心疑勇士不
必有持金發纒大召天下猶懼不應何爲移恭嚙蠶使世神會形
見影答捷猶鼓桴使大禹之意以爲其民固多獲罪旣非乍見何
由興哀卽云至仁中懷藹惻是則閉門空思涕泪亦下何爲欽楛
塗觸然後悲生乎由此言之此一聖一賢者其于御才防過本諸
至誠不以計數瞭然可見也古之帝王以道制心以心量事以事
辨才以才濯過才匿未見非必無才過隱未彰卽非有過必見才

以爲有才下卽無才矣不見過以爲有過下卽有過矣故曰至德無心至心無目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不可不知也今自上御宇極命礪砥五六年間道再變矣始以鞶帶大報鯁節天下之心出否卽喜而其才不奮日益以微譬之冬蟲陽至猶蟄旣以蕭斧厲誅緩勅天下之心乘震起懼而其過不除日益以肆譬諸春草隨刈而生夫賞罰之道盡喜懼之情并而糟者猶糟血者猶血於是卽使匡衡誚其民蝨韓非強爲土蠹壺耳厲鼻引譬空生石太銅馳取形無用此亦度夫論者無譏受者不怒然且以爲不可者天下之功能道德非擲劍投車叫詈趣勒之所能取也且夫五帝莫及五帝度不能化爲五臣不得已而歸才其臣曰惟汝賢惟汝能百姓有過湯武度不可責之百姓不得已而取以自予曰在朕躬在予一人洪流圯族神禹先不以其智佐父脫其羽山而見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六

九

其後羣飲失日箕子先亦不以其疇教國人拔之糟邱而同過其中繇此而觀天下之爲才過者上取下歸先罹後脫亦豈有定而繩繩然循表責之乎自愚平虛而論今天下之莫解者二必除之兇十年不報不教之卒一夕俱拚此眞莫解于無才旂鼎不求而求貝玉贍薪不取而取裘帶此眞莫解于有過故使天子之疑纓組爲象人天下之醜肉食爲異物必自此二者始也自是之外如不有聖則必有沒故有以才望過者四以過沒才者四掌蹠蹠離蠡氣塞壯頰趾之凶或望於放魏其挾義而冒欺廣漢犯權而涉謗一也音吐鏗鉉千言入骨哭嘆之誠或望於觸郇模謬而號眺韓歆錯於指畫二也聚足連步省釋弓矢守器之心或望於蕙安國蒙誚于駒轅石慶牽憂于馬尾三也蓼列甌隄周詳履展區際之明或望于窄黃霸二公以墮潁川安石中書而失鄴邑四也此

四聖者莫不始乎才卒乎過衡氏因之以不能信其九徵乾餼以
愆鞭靴未害克類貪狼沒其籠蓋陳湯之坐鹵獲郭進之疵假貸
一也繭絲不先牛車或後等論瘵尸沒其循茂課殿非倪寬之可
原下考雖陽城而莫救二也簡較致疎誦言失對比義于紀沒其
鼎屬師丹隕名于簿領劉晏斷身于心計三也遭榮疑亢章直近
躁極例無將沒其理道大猷之上無介推羣渡之下無崔浩四也
此四沒者莫不以其一過滅其百才司助因之以不能守其八議
自是之外又有三失益以三投三失者多恐失志則其情必危才
而安過也多牽失謀則其身必逃才而歸過也多沮失氣則其計
必剽才而保過也三沒者投于急功則進丈不足才退寸足過也
投于爭勝則倒以其救過爲才見才爲過也投于役智則必欲求
過于才不喜得才喜得過也失以其鞭轡之不謀馬力而投以其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十六

十

聰明之好爲衡鏡六者相逐日爲秉氛下無正情上無本見而謀
夫孔多君子如怒一醜之見則生百疑一疑之萌亦生百醜伯夷
無用柳下摸稜仲絲喪師孟軻受餽安得周公孔子而用之周公
遇流言不能治流言孔子遭女謁不能正女謁謀竭力窮出于走
避當此之時天下必亦以周公孔子爲無才有過也明主知其然
是故設爲權量以程情能要亦卽引周公孔子爲之譬斷耳求才
不得才曰何必周公孔子求過得過曰豈其周公孔子乎明主亦
盛求才求才不出亦必怒激才亦盛求過求過不遷亦必刻治過
而其究激才道盡迄不出才治過法窮仍不遷過則必釋天下之
才過閉口不言覆冷投斤退而審正其學審正其學者內絕機疑
外屏防矚渙躬母我本天治人其愛百爾之名業甚于自愛其宗
疆而以其誅賞爲之鐸兩若不爲責報課功而然者如此則其心

靜其心靜則其術尊其術尊則其法不弊雖得小才而薄庸之其
意亦必本諸愛敬雖得大過而厲懲之其道亦必歸于成就如此
故可以其車服責人死力而以其斧鉞發人生氣如此故天下之
人無一不可財而使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藹之云多
豈必皆完才無過哉要于可使則已矣昔者秦穆敗於轅左右曰
是役也孟明之罪必殺孟明秦穆曰罪實在孤夫子何罪復使帥
帥又敗又用之終以勝晉齊桓得甯戚羣臣曰是衛人去齊不遠
盍問衛人齊桓曰懼乎問之而得其小惡以忘其大美卒止不問
而遂相之終以霸齊秦穆知孟明過已極之後必將見才齊桓懼
甯戚才未著之先或偶見過漢李廣爲上谷太守公孫昆邪爲武
帝泣曰廣才氣無雙今數與虜敵亡失可憂請移內郡宋范曄爲
後軍長史何尙之言於帝曰曄志趣乖常若在內釁成承幸可惜
乾坤正氣集卷三頁七

十一

宜徙外州公孫昆邪惟慮李廣以守邊萬一之過廢其成才何尙
之猶冀范曄以治郡萬一之才寢其來過凡此四者之於造材成
物周思盡誠道已極矣如此而天下猶且劓刃相欺無改蒙鈍卽
盡解一世之儒冠溺之可矣倘不其然而有君無臣是亦畸激之
論豈可奉爲成辭使後世信而譏笑之乎

策吏將兵民

辛未會試代程

天下非無民之患而患無吏非無兵之患而患無將非兵不足衛
民之患而患吏不能自衛民非民不足養兵之患而患將不能自
養兵非分民于兵而以兵竭民之患患分吏于將而將不能吏非
分兵于民而以民膏兵之患患分將于吏而吏不能將夫兵之與
民可合可分者也譬之手然專其能于一手而以一時持攫一時
抑搔可卽分其事于兩手而以左任持攫右任抑搔亦無不可也

將之與吏不可分者也其職可分其才不可分其才可分其志念不可分也譬之人然未有方任右手而擊其左手心不知痛勞其左臂而吾自顧吾右臂不還相護者也故以兩手分一身之事其道適歸于相濟以一心分左右之朋未有不出于相厲者矣夫古之制爲兵民者其始井田爲軍伍兩卒旅任地制賦因隙講武共輻以旋之而不厲其後鄙民爲農國士爲兵農不識于戈兵不諳耒耜晝畔以區之而亦不厲其始一時治兵三時耕稼一歲衛士一歲材官當夫漢祖唐宗之盛極規其兩便而不厲其後市籍皆征封君畢役番上變爲騎兵長征以廢邊戍或以召杜郭李之徒自治其一區而亦不厲是故兵民之有濟無厲則以久矣兵民不相厲而吏不善取民則自厲民將不善養兵則自厲兵卽吏與將不自厲其兵民而吏不能將則適厲將將不能吏則適厲吏將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六

三

厲吏則迫吏不得不出于迫呼吏厲將則迫將不得不責其轉運將自厲兵則不得不卸怨于單置吏自厲民則不得不委咎于考成此四者起禍逃責天下之大慝也古之忠奉之士心計之臣未有若此者趙充國之討西羌也其先事則教耿中丞以湟中穀賤糴二百萬斛其臨事則上糧穀芟藁之數而議行屯田張詠之守益州也其始事則聽民以米易鹽得米數萬其終事則奏罷陝西軍糧充國耻不能自饋其兵而張詠耻不能取饋于其民然而羌日以困蜀日以富羊祜之帥荊州也初至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倪寬之爲內史也始以多逋租殿後以牛車爭輸最羊祜勞其兵于十年之計倪寬竭其民于一日之供然而兵竟平吳民不怨漢故使充國翹戰功而求宿飽度孝宣必不罪其煩民使張詠閉近糴而責遠輸度宋眞必不誅其餒士使羊祜以伐國之大

謀正告其上兩河而還度不敢辭其轉運使倪寬以被譴之嚴文歸懟其下三輔之衆度不忍怨其追呼然是數子則皆有所不爲繇斯而談豈必一隅之師能竭天下郊圻之吏不問封疆資糧之供定出漕輓而上上之考決本催科哉故夫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人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人之治民者必籌兵古人之爲吏必以全力副將古人之爲將必以餘地予吏寇恂近饋燕趙遠餽關西以守其河內李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戰於渭橋使今人爲之則必變色而揚揚竿之勢大聲而攄絕命之辭韓麒麟朝務農桑夕謀生聚未事而憂戎役岳武穆北支女直南敵揚么臨饋而歎民財使今人爲之則必拱手而驕壁上之觀抗章而責絳河之慢故周漢以降宋唐而上將帥守令之無能而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今自有口禍以來守禦戰鬪日習其事耻懼恨憤日呈于

心以是爲砥而以天下之智謀才力爲鏹淬之十年宜無有不出者矣我皇上神武赫濯抗稜四裔德意周浹下徹窮簷以是爲領而以天下之精神志氣爲裝挈之數年亦宜無有不振者矣然而今者壁壘未煥澤井猶荒兵芻靈之曰象人民牂羊而吟墳首苟求其故雖三尺童子必知咎將必知咎將之無將畧必知咎吏必知咎吏之無吏幹而今將之言曰非我也單置使然爾吏之言曰非我也考成使然爾二者之意以爲空虛之沒人韓白而功令之驅人桑孔也嗟乎聚九府之有注之一方日輪月將不可謂不繼也維正好義取諸其所固然亦不爲無制也以是爲厲將必務竭之漁以壯作好中軍之氣發蠲租之詔以被甘泉烽火之凶斯已迂悖矣然卽謂今之非以單置厲兵考成厲民固有不可何也國之養兵者不如兵之養將者也國之取民者不如吏之取民者

也夫妻子田宅主將樞要此四者皆兵之爲將養者也贖鍰羨例
公費行稅此四者皆吏之取乎民者也此四養四取者將與吏咸
共奉之比于聖言王制握固謹持雖火焦于上池竭于下不可移
奪而于是乎遲之一日有終月之饑益之鎰銖有什百之害在兵
如疋羸之體偶間參苓卽萎殫幾墮在民如負重之肩稍加升斗
翻僵僕欲踣故夫單匱之至于厲兵考成之至于厲民也亦皆將
與吏之爲也且夫輿師動衆積十餘年雖京茨遍野禮樂盈朝不
見襟肘之形而出權宜之計者勢也若夫良將賢有司之處
此則必有法焉是故充國羊祜尙已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
匈奴祿賞自足不取備于內宋姚弋斌之於慶州李允則之於雄
州莫不皆然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不矯首大呼王素
守渭城城省戍卒而積粟支十年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

以用寡張巡與賊戰弓矢械甲皆取之敵不自修製此又一法也
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不困虜衡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
士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不有其家而軍益富岳飛與
兀朮戰兵無現糧將士皆忍饑不敢擾民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
行之可以雖遭匱乏無脫巾之憂是故張詠倪寬尙已何易于督
賦役不忍逼下戶以俸輸租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損
上益下李翱教民以田占租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而貧弱以安此
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哀多益寡劑量窮富何敬叔榜縣
受餉物各數十以貸貧民輪租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
詭濟神世衡以嚴治武功凡有徵需但以片紙榜縣門無不應時
集者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雖追呼不害王慧龍守榮
陽農戰益修歸附萬家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民治兵

董安于之爲晉陽襲矢于焚襲銅于柱數年之後而皆利贖之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保障而理干城凡若此者皆能有以靖其志慮畢其計謀以著其神明其爲國家章美救糶修濟祛厲亦多術矣故曰萬里之淵運于窾木千仞之谿升于垂緇此言極阻之可與致功至難之可以施救也今爲救時之議者發言盈庭不曰縮餉則曰加賦縮餉主于清兵可行而不能行加賦則益困民不可行而不能不行於是起而兩非之者而亦究歸于無策非無策也鷹揚不作乳虎成羣縱復晁賈盱衡計陶研策鏤脂畫冰亦何益于數乎且匪獨此也今盡國空鑄司農仰屋夫將博求通變深計之士而四顧無與窮年而不得固已焦然矣然愚謂亦不如選擇將吏而與之謀之則必有成姑無暇枚舉舉其大者如執事所咨屯鹽二事其地之廣土幾何民之無田兵之不任戰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八

五

者幾何豪右侵沒幾何耕具種本何出幾口家幾咄鹽責商輸粟其何塗之從凡若此者問之他人而不知問之分符列闔於其土者而有不洞然是謂披裘握冰不自知其暖清也審惟是釋然挈擔而歸之苦使謀其家計然者而乃重其事權寬其歲月大賞嚴誅以隨其後不出十年紅朽之盛可致矣是故將吏得人天下大治漢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孝宣曰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古之致治之主灼然有以察其關鑰之所存如射審的固不誣也且夫辦天下之事莫不以才天下無事庸人擾之以多事天下有事才人靖之以無事才者事會之所迫心志之所呼也今使將注意兵則將才出吏注意民則吏才出將之心不分民吏之心不分兵而文武之兼才出矣此二才者周計而造功規全以慮變其鼓檝通志猶聚乎一堂之上而謀之世有此二才者而

其時之兵與民墳然如一父之子是故歸于有濟無厲今欲爲容
民音衆本固邦寧之計而堯鑿猶債帥之心銅墨有素封之氣詩
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孰謂虹升而雨降乎

視學及士習文體策

代程

王者之強其國必以詩書禮樂其治柔國則愈不能釋此也故欲
威天下必先造士士賈勇不足則邊而修其雍容之教古者辟雍
之設天子之所自學以著教也於是揚其翠華則舍菜而祭警宗
祖割而養老餽醕而乞言旁皇於一日之事詳盡如此者使人耳
目聞而精神動所以致其強也故饗董之恭講論之美其柔可握
而籙其道則可以厲威而訓武古者曰師受成於學返獻馘焉以
爲攻戰之道聖人知之故出則祈其音返而歸其功也魯人之歌
蒞泮者其士則虎臣其獲則琛賂其器則束矢戎車而已先王未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九

末

嘗入學而教兵士未嘗加矛於俎而致用如此歐子曰武者救世
砭劑而文其膏梁夫歐子則不知布和於臟逐其瘵蠱也然昔者
先王之於學也仲春秋有視季春有視有且入有晝入有暮入
其於事爲習於士爲涵泳爲嘒嘒教成而材備故曰卒然起一方
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疑恚此儒者之所也其後世再世相繼則一
舉之固已疎矣然聞起之觀則亦可以使天下邇然而有作詩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言士不飛躍其意則
不作也士者沉蟄之器而飛其聲氣躍於文章察此二者則士之
情盡見而可得矣然此二者士有二瞻焉運隨天化隨國故以士
之爲此二者而天子之情亦盡見而可得矣三代以還惟漢最重
儒學永平建初之間天子行辟雍之禮上者秉鐸下者圍橋至化
介冑爲絃誦被左帶以方領當此之時士則矜奮而興氣節砥植

名行雖至刳首不可得抑其單精屋思而爲文章前則天人矢正後則典引規奇及於諸子莫不根極理道歸於典則矣然而其國靈所益則大宛之蹠躑于六閑抑鞮之齒鱗于司會日逐之庭列于北園哀牢之部綴于永昌終漢之世首功不絕也故曰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教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故曰禮者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書未唐宋之代舉其具文譬鑽僵槐豈可望其出火乎我國家二肅宗高皇帝闢乾而養士于蒙泉文皇帝莫坎而觀文于離火路車頻駕誕敷恢恢思皇之猶可得而睹也其後具肅皇帝再興之典禮足以震中葉而有光而神皇帝一鼓之教思或不能保五十年而無敝則我皇上今者旂鸞之耀等於天披天下之士以爲游于帝庭饗其鈞樂也今天下肅慎不庭鬼方末克所不足非文事也然向者司馬陳其六師天子卽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八

七

不韎韜以從茲六飛之靈勤抑如此者非天子之修不急也天子則猶是問鴉音于泮水矣故自數日以來小大並奮執事謂其象必鼓爲烝皇而蹶生之勢將有見端於士習文體之際者斯不誣也夫士之相觀成習而相播爲文莫弊今日矣然皆相于弱不相于強也爲士習之弊者五舍龜觀頤一也蚤虱之符二也挑闔城闕三也不刺繡紋倚市門四也朋蛙聚鴿五也舍龜觀頤者舖餼甘於齊卿餐錢貴其宋相蚤虱之符者蓼盤陳而乞化柳車結以送窮桃達城闕者舞態極於欽明琴心妙於司馬不刺繡紋倚市門者王門抱其竿瑟主第奏其轡輪朋蛙聚鴿者豪心作而捲堂怒目逢而投臂凡若此者皆繇其宵貌莖質神不足以定其體而爲之也爲文體之弊者五嘈噴爲悅一也離部野掠二也以移面爲奪胎三也褫其鳳羽戴其蝟皮四也逐于狐鬼五也嘈噴爲悅

者于雲唄靡于繡罄士衡誚淫于防露離部野掠者伯起逐草於
讖緯平子游奕於鳥占以移面爲奪胎者紹述聳聲于絳園彥伯
變文於鷗閣禡其鳳羽戴其蝟皮者劉勰擬鷹鷲之觀郝隆窟隙
隅之謂逐于狐鬼者麟篆詭少陵之秘蛇神乞長吉之靈凡若此
者皆繇其弱弓微繳機不足以要其的而爲之也故是二者之爲
其兆則皆足以致夷狄之禍而使之駕則必僨轅使之行師必棄
戈而走何者其神索也李陵曰軍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陰結於
士志則豈得揚哉自數十年間官師之條日上詔令之戒日下而
不能革也則庶幾于橋門觀聽之會鏃羽相觸翩然反之然愚猶
慮其不足以起者何也古者成均所萃則秀士選士之所升也高
皇帝羅郡國之儒使學於天子出則膺顯職筦天下大柄如此其
貴也而今六館之英盡鴻都之鬻則是天子使卜式之執經其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八

六

而責崔烈之致身其後猶懸牛首望其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
視學其天子自爲下說嗚叩互發於是乎開石渠虎觀進諸儒之
言稱制決之而高皇帝於禹謨洪範諸篇振猶響玉也今天語秘
於堅簧睿思襲於重幕則是使天地閉塞而啟萬靈之蟄仲尼衰
鐸而醉七十子之心猶浴溫泉有濡無擊此不足以起也古者取
士熟察其人而用之今則糊名而求其文字古之爲文者取格于
古今之爲文者取格於一代之制凡士之所爲禪于聖燈者皆不
可以謀于王鉢則是觀鬻相之圃不可以得躡升桓榮之堂不可
以得車馬猶懷三山沮于滯骨此不足以起也挾此三不起者雖
天子月一臨膠序日聚徒而鼓之無益夫一日之感淳於人心者
所謂兔起鶻落不急逐則遂逝者也如愚之議請必自天子更張
之其上者天子禔躬典學嚴師貴傳明教化之本以周禮三物辟

召天下使士無表志無所冀倖而爲文辭其次則使士崇實學以六經爲帥諸史爲兵衛士通此二者則志趣端而不詭其議天子則以聽政之暇延見諸儒考其得失以驗其材其次則追原祖制青青之於不得以易上農之粟多金之賈不得以奸胥子之倫以時起居夫其敗羣以與其行試士之支徒取論議或發策詢時無使支離帖括如巫傳鬼教然者如此則士居身之地尊致學之功一故曰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如此則懲創之意深而忠義之心發矣忠義之心發則氣專決而神明奮故曰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如此則儒者之用見於天下而將帥之材出矣晉謀置帥趙衰曰卻縠可悅禮樂而敦詩書故以天子之修舉學教興賢考藝而極其致則足以俘夷馘酋者譬燧出于掌火降于日也而廢則併廢如蟾蜍之毀中於螺蚌也易曰君子豹變其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八

九

文蔚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夫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能也此言進士者變其故常以新其文飾其固陋以雄其武也今海內之情沸然日潰而不知求之天子之教當官日敗而不知端本於士之行與文欲奮威於東西而不知中處而急詩書禮樂之務則亦何異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定其末哉

江西鄉試錄序

歲德丁卯通其木火於是天子所薪標天下士七年矣詔使臣某等徵材豫章顧豫章未易材也夫地力凝蹇風道邁場標義鑽脈之儒巖骨長幹之傑國靈所蒸肩踵相結矣當高皇帝聖作天綱擊張而金谿嶽然首先物睹今聖業中奮當又自其一 方舉統類而應則天子將自舍拔獲之而翼圍其間使獸弩道合固難也且臣持橐不效重以持衡臣心戰然有如突釜既馳至則某官某監臨巖慙而提調某官某某罔有不共所辟檄同考某官某某皆茂選也臣等乃相與戒心晶誓進學臣某所取士五千三百有奇鎖院三試之馬練風輪肯力俱盡則得士百有二人鏤其文二十篇

韋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十九

一

以獻自五年會試所著令卽式士文主者毋血指主者固已前欺而領逸矣然猶使得颺言簡端臣於是乎序臣惟國家以文章求士是措其令於道所甚貴也然且爲之則不嫌曰黃葉時踊兒唬止而其靈盡故今世之士其當官敗不必歸獄其文卽主者盡可得陰拱而逃辟天下之論喜深文而漏誅於此者則不知文章之察也且夫道甚尊則物爭敗之王者救之以舉名故詘聽於辟召則伸矚於科舉眩形於德行迺旌隔於文章變德行爲文章猶夫易貌欺以情實今口其於士不察是聞鐘鳴不可知其飄弁耳探珠於淵者謹循其光氣則多得珠士含珠肝腎而翔光氣於文章管幅相遭性命奔竭雖臣矇者則猶能知之也臣所不能知者三夫孔孟者萬世之所歸是也孔孟不必以爲貴孔孟望助而寶疑不享其疑不欲其信今而塗遇茫然發獎夫諾於誓壇之下臣何

繇知其情哉其又不可知者先民以繩簡箱奸雄禁無穴革庸人
踰踰有守法之名魚潛鼠循吐繇自縛雖或莊士然臣旣未見躡
者良行則不能諱矣其又不可知者詭於盛世之容使骨辭徐偃
肉緩嵇康隱脈利稜居無守氣固且得福然臣疑木刃似之亦不
能識矣爾迺長爪利鉤梳疑剔理鳥飛準繩思變決起螻不沒才
鶻非播紀體經能靈謹謝諸氏此數者天下之健決忠臣之行也
盈寸之毫方尺之牘苟致其誠屈役不叛則萬石之弓可左右握
而十萬之師可統而橫行也故曰姑布相表越人眎裏張喉見肝
握火而處夫臣所奏士牘猶吏之質也常臣受之齋戒而察至臣
亦猶行考功之道耳於是臣當醮士臣正告士曰必無墮其文心
夫文章之器非黃葉也而兒亦未止嘍也非使士當官卽亦不信
今當官所共歎者神飛而上氣伏而下用其智則日生用其才則

口死神飛上則芒下氣伏下則充上智用以生故不肯以死千秋
之業才用以死故不能以生一旅之師數者於世豈有銖黍致其
文心者乎使天下懷此數者挈槩而走臣所必立取刷去然當官
而或貴之者則是孟說有完牘而防風奔命無專車之骨也且夫
聖智之名功能之跡華而可悅天地之所受藻也非足文於心苞
采相勝固不能得之譬噓冰無出饑者矣其不然固如噓火易再
曰含章言文心也於坤王事有終言致功也於姤有隕自天言天
下之理可坐得也夫得寶母者壇奉以呼珍於海士此寶母亦壇
奉之足以提忠聚能坐躋臯禹故有益功而無遷術也墨翟公輸
般帶牒坐投而攻守之變盡假二子輶櫓而見域下又遷術乎哉
自臣六七年所親見天子矜朝奮講煥乎昭回以爲天子之脩其
文章而天子則繇之以湛新天下虔武而創東西之口雲漢之成

如此矣多士觀乎天文其法最上其下者往數十年先臣蒞宰爾鄉安成既以袒持故諫臣劉臺抵楚相譴去己又十年守爾臨汝定潢池之譁此爾鄉之所甚材也然先臣之爲文章能刻深造思而其教臣朝則曰力爾文章暮則曰無亡爾文章夫先臣亦有取爾也臣學於君父卽必以諗諸士臣實藉諸士免辟苟不墮諸當官則已矣

戊辰會試錄後序

代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何言乎其睹也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相見然故稱睹焉易之言睹書之言霽也上古之蒙霽於二代堯之蒙霽於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時則亦有若肇造啟闢然者此其以堯有靜深之息而舜大見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凶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乾坤正氣集

卷三 頁十九

三

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席伊祈之暮氣而望於窮奇禱杙之繁妖如處囊石不可尋察而及其應暹投知光氣勃發燦然華舒爛於卿景故舜者明新之大歸冒萬類之才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健斧以章奸鋤厥霽坐清大昏忽旦天子以爲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洞垣而求之文字自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思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有不見於此者矣士之能爲此者運昌則氣發心開則力張去諱絕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此物之善睹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遁焉者夫敝臣之遁其君者略有五術漢之臣則皆蹈之漢武帝責吾邱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略輻輳及連數十城之守職事並廢一遁也聚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足之鄭當

時是嬰後不敢堅一遁也詭於中虛以爲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遁也駭非常之原而託於安靜且以老成制年少以譚笑奪痛哭則其說易伸又一術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主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順四時一遁也逃實課而卽於莽蕩以爲大又一術也公孫宏對武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謙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裨闔其主漢之二主皆英主也然有不及覺者其情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主甚陽其德而臣則懷讓而棲於至幽此固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願士終顯白其意以與上相睹相睹則無回心無回心則無匿才君父者呼心之鐸心志者鍛才之鞴世顧安有負忠臣之心而患無其才智者乎且夫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六十九

四

明主在御譬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易而欲滅其醜難乘明主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過難况以上冲質而能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必又出舜上而諸臣從之枕圭席鑽不爲十六族則爲四凶不可慎哉

武會試錄後序

崇禎四年

歲在辛未我皇上急思熊羆之士屬當大試天下武舉乃更故格申命再三俾臣元璐副左中允臣逢年往咨方略事竣錄文以獻臣宜綴言末簡臣惟論士之道觀其遭際則可以知其致歸古之名將三代而後如衛霍李郭之徒皆事中材之主今忻戴明聖文武之德上凌軒姬一際也古者以將禮馭將極之設壇推輪猶爲已事今創陳九賓廷見臚唱被以儒者之榮自詩禮之士誦周讀孔數十年不敢夢見者諸士坐有之又一際也此二際者古今之

不常天下所大豔也故以此二者呼振天下使天下負志之傑心
開力出蓬勃蠶涌雖復歐冶擊橐昆吾捧爐窮鍛極鑄而規其成
器無有如此之神靈者矣且諸士亦知上今者所繇命科先技勇
而後文章爲何意乎臣愚仰窺上視諸士綦重以爲是皆舉於鄉
而來者鉛觚之能已見矣自往者縉紳道盛慙見兜鍪文士倚筆
不自得浩然棄而說劍稍習弓馬以爲文章之媒而主者急獎機
謀盛循行墨上心知之故謂今士所不足非文也卒出不意而求
之藝力當今初下都人士竊竊疑裘帶之風將詘於超距而不謂
諸士取諸其身顧有以應握槊伸鈎霍然而出於是上心甚悅以
五百士付臣等使試其文辭臣等旣受命私意士蹶張如此其所
不足又非武也將亦竊竊疑翹扛之氣必困於毛錐而不謂諸士
取諸其胸又有以應摘華吐蘊蔚然而章蓋臣於是而知上之神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九

五

武知兵也以實徵才以虛作氣以武力士之所未備故粹乘之以
文事士之所必守故不攻之以猝乘故盡得之以不攻故終致之
聲擊歛瞬藏動無際自古帝王之精於韜符而善用兵未有如上
者也諸士旣已感激神奮而又仰參至精法其環變苟行三軍可
以無敵故臣願諸士一以上指爲師臣寡昧不聞軍旅無可益諸
士者無已請卽諗之以所素守經生之義則亦有三誠焉多讀書
一也勵志節二也善與不爭三也卻設詩書杜預左傳古之爲將
者皆右六經而左軍志戰陳征代之事不與聖賢謀之則不能多
算故宜多讀書也今賜甲科稱進士儼然士大夫矣龍雲始蓬矜
矯自貴旁塗曲竇儒生之所謹者諸士皆當守之羊祜不附中朝
傅燮寧失通侯而拒中嘗侍趙忠曰吾豈私求賞哉故宜勵志節
也文武之權譬則其衡也囊承平抑武武墮今將昂之衡過亦殆

諸士其務和衷無戾文吏文武不和則大功不成且不可使後世
議藺廉優劣故宜善與不爭也以是三者傳於韜鈴益以計數苟
行三軍則亦可以無敵今東西交訐內盜竊發圍郊多壘卿大夫
恥之武臣不必然矣虎燕飛食而絆熱時爭徒悲髀肉起望振烽
則諸士之又一際也報主樹功既有其地果欲致則必致之又何
疑乎

選丁卯江西墨序

繫今文於時固以變之道與之矣今文變則愈今雖邀龍馬之靈
殺典墳之氣使倉氏兄弟屈曲龜鳥錯然而書之亦愈以明其今
者已也故極今文之致爲之三年則未有不腐者矣豪有力之士
愧之以爲是不可循於是乃棄其衡斗而舞帝江之千戚爲此者
其道足以亂天下而其器大毒天下飲之適如耳於是司命者憂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九

六

焉以爲非其人強魄則不能爲也乃大索其類以厲誅於強梁而
鑿其血性爲此者其意欲以治天下而其器大毒嗟乎操兩毒之
器以共制一文章世豈復有文章哉故吾於今文則有二懼焉毒
造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承其禍此始懼也毒報於豪有力者而
使庸人首其功此終懼也夫庸人不能自救禍而與庸人圖其功
雖更千世未有能成者矣王尊曰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羅紹威
以牙軍驕盡殺之而虜部兵羸不可恃則大悔恨植其名而不足
以著物貴其體以犯天下之不服闕其叛之必速是使天下之二
毒者相伐無藝也吾於豫章憬然欲變之矣然吾欲變之而不敢
不握其才管夷吾欲變齊則握高國趙武靈王欲變騎服則握公
子成高國公子成者齊趙之人之所大服也故吾爲之制奇平華
樸四網者不脫一面也然吾必一一吹之而察其才自吾之意以

可尊也。黎邱之穴破而四者之才乃始退而各守其官。子產曰：鬼有歸則不爲厲，故文變則可歸也。歸則不厲，不厲則其才不疑，其才不疑則其體立，才非一的之招體非一，一之體也。奇平華樸苟皆以其才爲之，則其于體均有矣。使四者各有其體，則文之體正。天下有此四正者，則天下之二毒者止矣。是故錄其文而告天下，以其故。然天下必知吾爲豫章言之也。京房考課之法，當時第使得行之本部，夫不憂其身之不免而憂者，課世固以京房爲愚人而已。

詩一房同門稿序

吾於文章設戒申誓，欲絕言論以爲言之有不可者。夫厲心選

而倒囊寡異，則粉澤橫加，矯意求吏而發覆，非名則眉顏沮，忸怩物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六十九

七

其言不信則不可也。道魔難鑿，擊魔不中，則珠詠魚寃，經子相疑。

投子而差，則器承鼠禍，聞者以爲笑，又不可也。過憂世運，反尊草

野，議道之權，動稟國常，遂開文字，構人之漸，吾怖其卒，則亦不可

也。且夫納目腋下，出目頂上，約手輩中，舒手袖外，四者之於眺矚，

持舉必有間焉。今五經豆離一詩，瓜裂居區，守際則才變，不周授

贖，有常報，設無變，循表扶繩，則我意不出，吾又安得文章之正情，

而爲世發其鍵，振傳之鍼，筮哉。若其循職致勞，名罪之際，斯所用

心可得而舉也。屬者皇聖右文，大絃滿天命，荆起烏下，及臣豎時，

當閉居殿院，班牒如林，顛簡訛書，揚遏之會，吾則懼鬼神之簸於

昔肘，故起咒力，書謹噫，兩青防囓，歷盪體練，精求之二句，得二十

十四士及其出還，私邸投業，若兩孫禮恭，詞教學之會，吾則懼人

師之氣，并於面額，故修定業，拘視禮詰。

淵調魂理息之

五旬得二百餘文吾於二十四士不射鼓篋射所常奇非殺賊平

寇守官葛洪曰察其丈尾量非咫驅觀其尋牙度非寸口其法宜
國吾則取之吾於二百餘文不規國門規場屋藹欲體程吐期切
墨孫樵曰以罇子農饋農千鍾以杼與女貧女百楮其法宜世吾
則取之自吾之意欲以此二十四士使天子用之數十年不可得
殫以此二百餘文使天下用之三年得代則止夫數十年者途悠
態遷斧鑕之懼日戰于心而三年之播望于嚙嚙唇撼涎飛道亦
可畏也故於茲選義存簡詳夫文之佳惡如妍媸著面非吾曲言
強氣可得爭之矣若乃篤古之力極於伯祥切今之心竭於君路
使君扶握削則元氣可鏤使丞錫監厨則丹砂可饑俱斟戴聖而
非態爲之禮運吉人爲之檀弓其嘒馬遷而任仲有其諸紀口口
有其列贊此八子者誠中宸之迥棲遙墟之極跨口乃如兩張之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六十九

八

辨美尊以練錦二曹之分瘦肥於環口振格則彭陳謂之多力居
神則王顏詣於無蹊巴口並媽孛新甲頴漳汀俱茂扶質垂條是
十二土者岳岳乎並亦滅灶能燃處囊自脫者矣至若胸富涌奇
儷淵雲於梁子而才川慮決中偶芟多臆強走險歸全賀於郭生
而學藪疑龐外恒割妙漢陽之嚴潔罔覩餘篇新淦之洞疏惟登
數牒米益精之曰粲桃雖少而可豪四子之張吾軍彌有力焉夫
百年之計大在樹人終日之心小隲飽食以斯諗世著情絕欺庶
亦感彼精誠導其與會矣如必亢議相牽則恐尤才彌激夫文塗
警海常怪雜章髀肩殊隱顯之形而二代各持其貴理驚蟹分靜
躁之德而聖人並繫之離文苟絲性情自與法會若彼庸末道敷
何關又不可以蕪慙死生疑陰陽之大氣旬悅云欲雞循路在于
不驅是故謂陸賦之已喇度劉心於勿贊也

雍制之可尚者二不使士自爲功不使士自爲命也不使士自爲功者勤鐘謹鐸規蛾子以帝王之物天下於是不貴其家之纒紉而尊國之鼓篋夏楚不使士自爲命者日考月較以窮其情士不得鳴一日之倖天下於是奉理叛數詞才鬼而疏福神故昔者高皇帝之意以爲鑄才必於太學而今望於桑孔治財之謀顧有不然而者是可痛也今士旣策名甚驕其誦讀而天子則不之信卽一日功見譽流而天下或終疑之謂其幸與福會爲今之才者恟恟而難恃如此苟必歸教太學還其本鑄久任師氏繇誠盡材切以性命湛以經術實以幹濟華以文章不出十年將相之才可手搆而得矣自余從侯先生後咸股執隨鳴叩互遁然卽以先生之爲教至于疲鱸竭薪顧亦豈能信其中遂有將相才乎先生以爲非乾坤正氣集卷三十六九

九

自上更始大復高皇帝之制而厲誅桑孔則不可得爲之也今其可得而觀者文章一端而已矣刻南雍課選

兒易內儀以序

漢人說易舌本強掀似兒彊解事者宋人別梳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彊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古今謠識多出兒口卽易寄靈任兒自言必能前知矣夫易固貴兒所以藏身大藏藏筮小藏藏兒筮亦聖人兒天下也天下甚危之言以爲兒爲之則可無禍屯之次乾坤此易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是兒此易明言惟兒足支難耳子雲太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

兒易外儀序

凡儀所設皆易本情當其會心覺龍馬在側而顧外之者以其假圖召策假版陳圖不免枝游近於小道又以圖象所涉意在明兒

墨守先儒不敢自出而兒得之則生戲謔所以外之也內之視外
譬立閨寢觀乎衢巷衢巷蕩雜不如閨寢秘清夫易之爲道固爲
轉逐而外者也陰陽大義移而卜筮筮言取易卜言不取易而亦
曰易爾其外至於風角鳥占青烏祿命亦歸易焉其外至於博奕
之戲範圍錯綜亦歸易焉天下之敢棄用易如此然卽以爲非易
所有又不可也

翊富倉書敘

或問恥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恥也鄉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
國恥也今歲大祲民多死徙于是公私上下皆以成周委積之義
爲當求其當事大夫規宏經遠愆然聚而謀其大者以求儲于官
元璐爾存城曲以拘墟之見退而與其鄉之人士夫媿然謀其小
者以求儲于社乃稽古社倉自隋開皇之制以及唐宋戴胄王琪

乾坤正氣集

卷三六九

十

所條參之伍之要皆有未協者以其資計威教悉仰朝廷蓋非鄉
之自爲功者也鄉之自爲功者古今惟考亭一法觀所行於崇安
之開耀鄉者綱綜粲然裁成道盡矣然在考亭自爲之則良它人
行之或徹繼此真文忠行之武安亦良其後人踵爲之日益徹考
亭不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之人者能人義人慎人
信人廉人天下苟不得是數者之人昔之碧血今爲冷風悲哉法
之倚人行也爲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元璐之法察鞫首
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則有五道焉曰託卑託
卑者何也夫託尊于官卽廢與繇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崇安之
濶之所以不復者亦以其後舉倉歸官耳今以土人世其事以中
壽量之極其身三十年其子若孫親見其事習其所持各又三十
年是則百年常在望也百年之法以官守之須三十人以上土人守

之父子孫三人而已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此爲雖不得
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曰居約居約者何也千人之聚有田者常
數十人若以王戴之法畝責輸升是使數十人共執倉命也此數
十人者必有數鶴焉必有數蠹焉今約之五人則尊組揖讓定縱
堂皇者五人耳其千人常在墻下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
志咸則銳此爲雖不得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絕累絕累者何
也劉晏以假貸非福青苗直以貸禍卽崇安良法後人敗之拘催
不堪咸以咎貸是故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
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鳩殪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
死春散糶歛五六月間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徵利以平
爲功金粟迭處不離其據此爲雖不得慎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
制欺制欺者何也大嚼者咋斷其舌左手持鎚右指湯血一身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六十九

七

可相信而況於人乎故鳴鼓雖公不救往過要鼎雖薄不形來愆
今質入穀出以鍾易石是使受者不私私者不負驥騫同櫪不見
驥亦不見駑夷蹠并纏不患夷亦不患跣跣飛來去倚枕聽之周
鄭交質之謀而有遠古結繩之化此爲雖不得信人亦可不害者
四也曰藏富藏富者何也過府而戟指者希不有盜心執衆終日
寧當不知其味乎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
今以爲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迺盡子困子凡穀六千
石受息千二百石計上田歲入穀五石于二百石則準上田二百
四十畝是則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食
五家子倉而倉乃足千家之食自抱其珠誰得脫者此爲雖不得
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凡此五者皆古所未嘗謀自元璐以意創
爲之妄計雖甚淺疎斷可百年而上因善爲說以諭同人今饑民

習賦等子驕子更一年不登誅求富者必立盡此云翊富是爲富者策救使不得貧耳至所寓意保甲鄉兵云然者安知是倉不爲武庫耶或疑此法終難行者固也當考亭始議社倉時呂東萊規以任所難任恐不成功朱呂且然何況今日雖然請自隗始夫衆不可倚也自爲之瀝不能身先之而倚衆耻也

越郡翔書敘

苟救時艱必揚士氣士氣如汞不制則流有物定之使無漂舉然後徵實可得而財也故務還其本業獨治文章所謂治氣在治文意者世力難舉莫過柔觚鑽切之心綜于百變難以怒之播以懼之盲以恧之亂以惑之難以怒之者題繁篇軋堅城巘巘頓兵老師不得攻戰繇是曠齡并投車劍凝士從之則以窮辯播以懼之者質情遷景謀夫孔紛詭譎之智不如波雲營度欲出怵人已云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六十九

三

計士從之則以廣聞窺以恧之者圖魁非據意飛無則考經求類稽編取跡一或不知咸咎其腹誠士從之則以格物亂以惑之者子鬼難明道魔總至挾邊待中守區測際如狐聽冰寧無有是察士從之則以精義天下拘墟之儒未有不以四者激之者也四激之道以自立也若其交物則有四倚四倚者持古倚制則不棄任才倚幅則不辱窮術倚務則不錮守學倚機則不啻四倚之道以利用也凡士臨文爲此八者問誦以爲資糧研練以爲矜佩孔孟以爲燧石典墳以爲庖厨君父以爲羹墻夷寇以爲鵠的王霸以爲苞符將相以爲工藝是故其情一而功篤也情一而功篤則其身靜其身靜則其氣正天下之氣無不歸士天下之才于是則無不歸文章者矣今土墮薄因人立謀鴻恣鼠循範象俱失苟取富貴媿媿而已是使世賤詩書朝疑選舉吾聞人范子王子祁子商

予皆憂之吾亦憂之顧吾憂之而氣歸才盡呼不成聲之四子者
學廣骨強茗鋒壯發觀其啟疆樹表且遠窮高尺幅所求百代俱
會一字之結數義並形斯已渙然同漑作者然而猶以爲稷下之
推多東家則尊近也今夫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則非特獨也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則非盡類也國君聖而文人聚則非一人之際也
聖王在上卒然一方起統類而應之則非諸方之責也昔者三王
肇開侈盛會稽之會五霸旣沒歸雄君子之軍今貴遠交出門于
野北汎萊海南陟巴山朝浴金沙夕飲婁水詩曰鹿斯之奔惟足
伎伎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王謝支
許是亦友朋秘圖蘭亭是亦文字于是號揚八區綜絡百士揮凡
戴特文三百篇大都人選素心言徵奧學高及秦漢卑引齊梁然
其意欲使經治并齋儒兵通法所以貴聞矜力博悍爲多跡所致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九

圭

精蓋皆傑者以匡世亂不其沛乎削成命曰越郡翔書斯明玉帛
從王六十足霸越絕而後又一書爾且夫絕之爲說竟功之辭翔
所受名厲氣之義此二書者與越相循鼎耳連環終則又始并取
觀之諸大夫之勤羣子所用心旣炳然矣抑范氏謀始則尤勤焉

治社八子集序

今天下多事天子急救亂使天下郡國之民團結保練戶皆可兵
人期能戰以爲如此足以制賊然臣以爲繇其道可以得卒不可
以得將也盡肉食之謀皆一卒之任若夫死綏制氣之事惟士爲
能士所持惟文章而法亦團保墨兵筆戰因社爲肆是其所制將
者也然而今之人不以爲貴非徒不貴之已也又歸獄焉以爲其
習致衰其氣召亂篤古之士戒心驪稷強者捲堂弱者閉戶魏子
子一願一洒之乃集其朋大治觚稟號曰八子章鶴示人其法元

究天人高舉禮樂敷筭兵食鑽秘幹符時或悲歌小形涕歎風諭
四出褒譏霍然或懼魏子曰子其危乎魏子曰吾何懼吾父死于
是吾兄死於是也而其朋數子曰建安七子之才而學道者不尊
之繇陳思之無義父兄耳若以魏子父兄之義收召聲類以極其
材于應劉諸子何有哉元璐聞之氣汗縷縷出於冠上嗟乎居體
致用以爲之文章求聖賢之心以謀富强之事未膺一命而爭致
其身循此之情授之笏必擊賊子之五萬之師橫行塞上矣今求
天下之銳於鄉兵里甲而不知文章之社之有將材是則田鳩所
笑不知適秦之路乃當繇楚也天下之文章議論皆非一人可持
朝數人謀其忠孝不可曰黨社數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亂小人無
朋下土豈有社乎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九

丙

倪文正集卷四

明倪元璐著

涇縣潘錫恩校

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古今大忠自楚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盛爲文章者也文章之力
貫道道立召才才聚天下無骨畏死之徒定不能爲之聖賢盡性
於忠孝必立命於文章聖賢不懼不得爲忠臣孝子懼不得爲文
人仲尼畏匡危急倉卒自喜無憾以文在茲仲尼曰匡人其如予
何非謂匡人不能死之以爲已幸得爲文人雖其已死安得死乎
我朝三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爲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
有能言先生之文爲是離騷正氣譎之所不及者是則猶爲不知
先生耳於是盱江張侯以禮樂治寧海幸蒞先生之土得以大聚
先生之文金之石之以絃誦一邑其意以爲節義易正文章難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一

一日慷慨求畢其義以爲是文士所不能不知其數十年之學積
精抗材以忠事其文章者壯夫當之有失其力耳先生之言曰道
明氣昌則文自盛是故先生之文有本而多合巖茂高典則亦遷
固華雋周瞻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全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
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茲乎文皇帝聖作欽明斷謂非先生文不
可詔天下顧當此時何容可得苟不得之何容不怒先生以一言
沉十族不悔文皇帝以一怒族先生亦不悔蓋皆以甚重其文章
之故先生是以曰正學文皇帝是以謂之文也

壽閣學蒲州先生韓象雲師七十序

大人者其爲人之歸道易知也其爲天之歸氣歸數歸命者未有
能明之者也古之大人其天之於是三者則莫不歸之矣歸氣傳
說歸數周公歸命召公傳說未出能使其君不敢施其政令聞然

而已其將出能使帝夢其君得其厥象其既出能使雉响不敢爲
異當是之時呼之吸之獨在傳說甘盤祖已不能與也周公艱難
創造既定王室頑民梗之同氣謗之同類疑之頑民梗之天子正
以斧斨同氣謗之天地彰以風雷同類疑之越裳訟以白雉狼胡
無恙鴻遵遂歸當是之時流之坎之一任周公呂望畢散不能爲
也召公從則卷阿其教百年出則江漢其澤百年去則甘棠其思
百年老而致政姬公不聽詰之曰天壽平格上相武王中相成王
下相康王當是之時保之又之惟見召公卽姬公所稱尹陟咸賢
盤扈六臣不能及也故此三大人者天之所聽也聽其自爲氣其
氣既至天下之風俗好尚不能先之矣聽其自爲數其數既立天
下之平陂吉咎不能變之矣聽其自爲命其命既正天下之寒暑
疾病不能患之矣三代而後之大人漢之博陽則亦聽之爲氣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二

神甘之際天子好察其治綜斷其人疎畏博陽不貴獨求陰陽陰
陽之情小蒸大變詩書法律得是以和唐之晉國則亦聽之爲數
也淮西之師敵我俱忌七首夜發緋衣且歌晉國不理獨憑魚蒜
魚蒜之心弛瞻絕顧賓客明黨卒亦無凶宋之潞公則亦聽之爲
命也至和以還貞邪相伐新法日出黨論日興潞公不憂獨尊詩
酒詩酒之道引年壽和香山洛陽亦旣難老至于我明蒸蒸皇皇
類多大人其近自正嘉約畧可舉者永嘉才反博陽而甚類博陽
方時濯濯顧謀禮樂其爲禮樂天下莫敢不爲其禮樂者其後陰
襄更益元默此與博陽共治氣也勾餘功反晉國而甚類晉國方
時靡靡顧蹇氣節其爲氣節天下莫有能害其氣節者其後再升
更益安吉此與晉國共治數也華亭度反潞公而甚類潞公方時
慄慄顧取明哲其爲明哲天下莫有能知其明哲者其後握固更

益延永此與潞公共治命也是故有妣而降盛明而上凡八九大人者其器大小不同量其道皆有以自盡其氣與數與命則天必一聽之一聽之者不盡聽之也不盡聽之者天之意以爲三者是其權與神豈可以全聽人乎有必全聽之不疑者惟吾師蒲州先生先生者大人之歸也其始鼎命初凝革道欲出衆正從之操刃展鏐慮有躍龍悔亢狩麟悲獲先生於是中苞元命外吹廣莫穆而蒸噓與衆俱育季野四時元愷八族可不謂天之氣則聽之乎其繼甘陵旣列南北相樓醜徒從之彌綱絕流慮有三鼓趨竭百鍊化柔先生於是怒鬚張義干言賀仇弋人雖慕不得而謀英州終返元城正勦可不謂天之數則又聽之乎其旣大名已成急流斯作都人從之祖帳東郭慮有人望東山帝咨四岳先生于是社引耆英園題獨樂不假經申物莫之斷丹臺注名青精配藥可不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七十

三

謂天之命則又聽之乎天之氣聽之可知其化矣天之數聽之可知其福矣天之命聽之可知其壽矣天之氣與數與命莫不聽之可知其道矣於是矍圃揚醴蒸民命風五福嚮用之範陳三壽作朋之頌發

姚孟長論長代言稿序

夫雲霞者非天之爲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爲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不恨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厯書命道總褒誹其義則史今言絲萃於旌纁字袞依其繫帶無譏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住敷歡四座毫毛茂茂化爲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爲其大臣上哦主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交之分涌如泉之詞媚於卿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爲雖調七

橫戈無如視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爲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爲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爲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爲蒼莖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瑯禍熾輿醜徒干紀凌撼椒庭冀離肺附黨鈎正士不漏平原禿脫纓組如風擊羶北寺填溢踵不得下戎行牖下等於三山天地旣冥淩谷將變聖人迺作行其大慘氛蓋旭出道介長消奮椎黨碑極命輪轂長宏之血祓以膏蘭膏靡間氓悉還車服號絳並汗木鳳爲疲而先生方召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爲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體天貌物章靈露之功別愷凶之道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表方中之晷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訇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可使爲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兩而冠領正人引衾發氣如芝莖之并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羣直雖或光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鬚拳然拳壯岸出史狐之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訝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爲巽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怪少可使修譽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瞻縱筆一世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云蠕竦在東莫之敢指夫以文人之淫氣上千日星蠕竦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敘黃白安侍御疏草

天啟五年

夫層垣識洞寢石誠沒故市竭呼而非謂併極啼而不哀何則智

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責則宜下有不登之音故使
薛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永去懷邪之意則詞敵長沙夫
篤時者夏迷游光者春咽驚颺者秋默悔革者寒號是以多舌無
詐側想祇童之世死腰齊墮疏觀曲女之城斯亦悟士氣之所歸
知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襟擬鑑藥口羞瓶休則鳳曠崗崇揚其
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別彼夔睢法異互輪詹炎並伏漢相之一言
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諫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蓋
以謬埒史則領其三長以權準相亦綜於五視故可以汗青竹而
爲光餼黃鈔而不覆也屬以高閭授斧函關跂靈發七十諫書之
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至陸語隳新夫苟讀周書宜削
陳羣之草而忽傳洛紙可知江尉之名爾

黃石齋史公宦稿序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五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爲之舉業使膏粉之容化爲鼎氣自祖宗
二百餘年未有能之者而石齋始爲之自石齋以其文達而天下
於是跂然拳裳以爲其道之亦可以富貴也顧其始天下以其學
不能爲六經苟求六經卽求之石齋旣復數年乃又以其才不能
爲石齋苟求石齋卽求之六經當此之時天下之膽決猶秋蓬也
俄不敢六經而敢石齋俄又不敢石齋而敢六經以才則不能有
其學以學則不能有其才小者肘見大者躅絕此固石齋所當閔
痛爾韓子曰旣爲我置之而不爲我祀之烏可故卽使石齋自稱
老婦厭離栢枝吾猶將力勸使必終善于此今石齋忽自意至爲
文二十五篇未嘗示人而先示吾吾苟攫去龔之帳中世固不得
知然吾不敢也夫卽以石齋之文爲樽設之五父之衢度天下之
能剽而享之者可用指數卽使天下羣剽之五父而吾又自以爲

未發其枕帳夫苟石齋之文五父之衢之衆盡享之而倪子卽無以爲其枕帳者卽石齋有文又豈肯以示倪子乎自吾與石齋交每語移日欣愜契會少所擊難雖然吾今聊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道可治天下故矯爭而上自宋而唐至於漢秦猶未已而吾慮天下之間問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石齋儻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情必流逐而下也夫漢人特不貴子雲唐則大笑昌黎宋之于子瞻遂欲殺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爲其漢以上而今人之情無有其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下不出一年其功盡見顧吾今者見形而心怖甚則何也

楊伯祥太史稿序

當十年前僕俛首爲文卽意至才起回視棚架復疑不可自以半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狼之墨柔繩何時出力乎當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六

是時天下之禁以爲作古一字如繫石鳥羽坐取不升旣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切于遡洄取難自僕視之斯亦熙景之明徵文人之力矣然而今之論文者焦然引爲大憂夫立於典墳以觀今之舉業其爲道理非堅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下積漸爲後之不可知則不憂以其凌宋蹙唐意且噩然不屑漢魏者何爲獨憂之且今之用憂如此者僕聞其語殆有二端其一謂古言變今制則舊害隨之爲此語者其人夢魘夫高皇帝之教吏使之學於一代聖人之言其教士則使之代爲二千年前聖人之說高皇帝以爲仁義道德非一代之事而二千年聖人之情非一代之衣冠聲笑可影息摸呼出之也國家本以律令繩吏以文章恣士未有王鈇鞭禁寧越今無端發齟齬豈非夢魘乎其一謂文心旁驟是爲兵端召夷狄之旤爲此語者其人心覆夫謂韓柳之軼歐曾

以鄒枚而蓋燕許此明宋不如唐唐之讓漢也然夷狄當漢而惜唐則已張宋乃大橫卽以漢一代言之馬遷在庭渾邪入侍班固奮筆白槃獻詩及其後衰寢尊荀蔡斯徵文心兆兵繇於單蕭今倒云然豈非心覆乎故曰災害兵端者今之人皆樂以是二說起文章之獄皆敢以是二獄坑學問之儒魔覆不救至于顛喪故使今之論文者夢不絕齟心不朝肺則文章之一事未可得爲也且今文之可譏者有四而今之人則皆不能察之戴體爲頭帽通八寸信升食店鷄爭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疑弓玉之大竊也其與今之眞能經子者分胎別體有如馬驀而論者必云沆瀣之通本諸一氣又可嗤已天下之病皆在於不審眞僞不審眞僞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苟不辨子則必中鬼苟不辨鬼則必刃子子鬼相戰政刑無章使世春然不得平治非是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七

以爲天下眞可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盛肘跨及者不過數人當璧壓紐一士而已尊此一士以召天下使共學之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博申羣言正以仁義金石鼎尊滌其粉氣胸貫腕強頭脊俱起決銳致功形爲能事天下之亂庶其芽乎於是刻楊伯祥稿

賀浙江海兵道僉事許平遠晉本首督學序

天子御極十餘年間任才求功道亦百出矣辛壬之際天子尙文許公應時飛苞躍采雲霞蒸煥河無竭源當此之時天下之文皆歸許公天子曰都可使治賦迺畀之節俾鎮甬東已庚以還天子貴武許公受事抗稜執律雷霆曄曄海無沸渚當此之時天下之武皆歸許公天子曰都可使治士乃授之衡俾量全越嗚呼天子之用才神明若此者非聖人孰能爲之乎昔者姬公明道使制禮

樂禮樂既定命以東征東人謂之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斨畢公知
兵使爲司馬司馬旣効屬以訓典康王誥之曰政貴有恆辭尙體
要其矣周之盛王用人之明也用其臣精微之心以除兇定亂用
其臣貞栗之氣以範俗制辭是故戰必有功教必有造今天子亦
不貴以武士治武文士治文翰用許公以其儒者後用許公以其
師貞丈人天子之心以爲文武之道如燧日之相取也奎璧比躔
而圖書文章斧鉞陣壘錯然參居不相枝害天垂象聖人則之吳
子曰總文武者車之將也堆而言之亦可曰總文武者士之帥也
故曰莫之兼斤胡而引鉞士之師不知治兵亦何繇知治士哉吾
見許公之治兵也祖祖下下辭辭火火清微其身典凝其氣井竈
有容璧幕有采貞以步伐變以環脫秉干而誥者數萬人墳然如
一父之子其命將必獲其求敵必克如此卽其所爲造才教士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八

可得而知也今許公方始受命鐸雨在握莖芷未敷而元璐推測
小明以其臆對大約許公之所務爲功者二而已其精之必以其
誠正之學其粗之必極爲文章之謀且夫世甚急術而不以誠正
爲迂世甚急功而不以文章爲末者此惟許公能明之也昔者考
亭入對或謂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考亭不聽曰生平所學惟
此四字天下皆以考亭知非世用守曲飾聽爲高而已然卽不知
誠正處女之守是爲兵畧太公曰二心不可疑志不可此言誠正
也穰苴曰慮定心強進退無疑此言誠正也尉繚曰心動以誠支
節必力此言誠正也太公之徒日言誠正不以爲拘方而獨非咲
考亭此則許公之所甚痛也昔者史遷思托無能之辭見於後世
柳子曰感恩報國惟有文章天下皆以史遷柳子嬰禍終廢托與
寄懷爲放而已然卽不知文章萬夫之力是爲功能孫武吳起傍

爲攻戰者也亦治文章夷吾商君務爲強富者也亦治文章韓非
申不害務爲名法者也亦治文章孫吳管商申韓之徒日治文章
不以爲廢務而獨譏薄史公柳子此又許公之所大怪也且夫吏
之文从一从史徐鍇曰此以言乎其致一學文以治人也是故凡
吏皆以其學與文治人况學使者乎今意湖鹿洞輟講于下上林
長楊絕奏於上堯舜以來之道采典謨而降之文心不歸學使者
誰歸乎學使者不正士譏正士者然而他人不能他人之於道不
必已有而文不必衆著卽教士教之學爲古人耳許公之於道與
文身之也士之學爲古人者皆得近取而學爲許公學古人難學
許公易譬之貌人者立其人於前必易爲照於其仰思夢見者也
是故吾量吾國不過期月文且大起更益三年將相大儒盪寇平
虜之才澌然俱出矣天子用許公董儒典藝而不知其道之極於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九

盪寇平虜如此今日天下不治繇世無才顧安所得主爵者之用
才悉知天子之用許公者乎當是時會稽之郡大夫王公關公方
挈元鈞以扇英族聞許公之命曲踊三百奔告元璐使爲歌誦之
言元璐謝不敏旣而曰詩有之矣乃謂旱麓之三章曰鸞飛戾天
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請益又謦江漢之亂曰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治此四國

上虞令吳侯德政錄序

天氣致嚴而作肅則歸溫于地德此君臣之義也舜以誅殛治天
下而其諸侯揆事布教以著其善和元愷之德孝宣之震厲自漢
盛時高文景武未有能及之者也而其時最多循吏民用以安故
夫漢宣之治非猛也有桐鄉渤海潁川河內之徒保障煦沫以厚
施其鍾乳而廣饋梁肉雖大誅日出元氣彌蒸其民愈附今天子

明聖以精強果遂之心滌剔天下而吾吳侯應之更用樂只以大
治吾虞列國之長能達天子求治之心則未有如吾吳侯者矣夫
天子之仁心甚克而靡有匱歎也而今者法紀中墜寇賊外興急
兵兵紬急餉餉匱此雖使黃帝持繩老氏執矩不能不以嚴爲本
計嚴者天子之以治吏也天子以爲嚴吏顧可寬民然今者吏畏
嚴而遷嚴於民使民知嚴則吏之過也自余所見魚頰馬竭鴻嗷
烏曉幾遍天下而歸視吾宇桑麻不驚謠唱四作故曰列國之長
能達天子求治之心未有如吾侯者也且夫謳吟者精神之致歸
也天下之治敗於謹虞而緇衣之頌夜輿之吟聖人則登之於詩
著之爲教是故吾民之謏吾吳侯可得而言之矣民謏吳侯曰擇
厥薤本撫我柔桑去其害馬馬是以臧此言禁強扶良也曰有劍
鋌如剗犀截兕有繩犁如分肌擘理此言決察也曰不脂爾躬而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七十

十

脂爾土不塵爾心而塵爾釜此言至清也曰我臥于于我覺徐徐
雖更千世無遷我居言無苛政也曰東門之蒲其葉旒旒伐以爲
鞭民生其耻此言德化也曰鐘則以扣冶則以鎔猗歎文翁化蜀
之功此言教士不怒也曰大鑑之懸孰或欺之大炬之燃孰或迷
之此言握照燭幽物莫遁也凡如此者結於至誠發之無意余旣
得而聞之則必正告天下以當魚頰馬竭鴻嗷鳥曉之世而一邑
自謳謏亦使天下知天子精強果遂之心托于循吏之政適爲樂
只如此且夫君子之事君也乘其朝氣以致功達其仁心以徧德
世固豈有有君無臣者乎

賀台州司李蔣楚珍公祖奏績序

蓋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蔡氏以爲誥刑而援伯夷此明
先王之以禮制刑也易噬嗑旅豐賁四象之設皆言刑也洪氏以

爲噬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此言聖人之以文明表獄也繇
此言之刑獄倫要固非法吏之所能權也夫臯陶者堯舜之世之
所歸道也當堯舜之世天下之才莫禹若者而禹以爲其德不若
臯陶曰臯陶邁種德其意以爲包稷契矣是故臯陶者神禹之所
讓道而取讓者也臯陶之謨禹曰在安民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若此者其心穆然以其身之精氣事其民
其情之奧也而其制爲五刑墨劓剕官大辟之屬慘深周設噬滅
無餘又且曰執之而已安忍瘞醜自臯陶始然而臯陶之爲此則
以自懼也自懼云者繇其至仁篤惻以爲吾朝張羅而民暮罹之
此吾自戮也吾以爲其法攸灼必使民翩然遠之懸踵莫下若張
空羅者則必爲之審端察幾坊前堰後慎修敘族協恭撫辰五典
惇哉五禮庸哉天工道心其本務耳故曰有刑民之獄而無陷刑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十一

之民是故臯陶者精微之至也臯陶之制刑也期於無刑世之所
爲明清審克者無貴焉是則聖臣之所務而非能臣之爲也天下
之能臣以法懼人迫其民不得不出于和吉天下之聖臣以法自
懼迫其治不得不出于政教政教不盈于朝則刑戮不虛于市以
今泯琴鳴義日恣宜得邦禁大臣及郡國聽稽之吏力求臯陶之
道而行之天下猶可得亂也願以今之制邦禁大臣執邦禁耳
猶之邦計執邦計耳邦教執邦教耳三執畸處則不可以連其謀
其謀不連則其義不立此雖與之臯陶之九德不能行其道也故
不如郡國聽稽之吏今之所稱司李者蓋系之以刑而禮樂兵農
之事皆歸焉又其職任得以一區綜全會如東西越之有台繫之
以台而東西越之禮樂兵農皆歸焉故不欲行臯陶之道則已苟
欲行臯陶之道未有或制之者也而金沙蔣君子是爲之三年旣

有成矣當此之時其民之謂原田者萬大凡
縑衣者百大凡曰惟察願吾以爲是猶區觀

屬吏之屬
也始吾見

蔣君子雍被熙造次必于儒者旣而天下奇其文章以爲董賈復
出以是臨政使之治民豈不有其道德精微者乎故以蔣君之司
刑聽其言也觀其行事則有五道焉蔣君曰國重征則民多獄國
重征吏因征爲家則民多獄國雖重征吏不因征爲家則罰不及
下所以貴潔正心絕源一道也蔣君曰國叢蠹則民多獄國叢蠹
吏因蠹爲神則民多獄國雖叢蠹吏不因蠹爲神則罰不及下所
以貴著暴情見光一道也蔣君曰國尊豪巨則民多獄國尊豪巨
吏因豪巨爲權則民多獄國雖尊豪巨吏不因豪巨爲權則罰不
及下所以貴貞制氣禁非一道也蔣君曰吏不能教則民多獄吏
雖能教而因教爲厲則民多獄吏能教不因教爲厲則罰不及下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七十

主

所以貴通貞志類物一道也蔣君曰吏不能富強其國則民多獄
吏雖能富強其國而因富強爲才則民多獄吏能富強其國不因
富強爲才則罰不及下所以貴大務本正謀一道也嗟乎此皆臯
陶之道也禮也文明也

壽稽疑字先生年伯七十褒敘

聰明才智之人而欲極其年是使華無苓也侗愚之人而欲極其
年是命齒以芝之實二者之人其於壽命之道猶蚰蝻也蚰不自
見其德而走爽塏之原則其資盡其稿立見若夫聰明才智之至
而與鈍同貌侗愚而見其光者非至誠則不能也至誠者棲神于
心精照無外故夫孝子悌弟仁人循吏之求得其道則莫不竭才
而爲之然自其爲之人皆以爲專愚矣滌澹而號於竹愛其兄弟
而誓於荆詛虎檄蛇刻桐摩耳者之以治官而斷獄其事皆蠢迂

可強而致其神靈動於天地此至誠之學也至誠之學內果聖丹
外圓仙鼎故夫爲神仙之道者非妄也孩然承墮石而不驚虎虺
其前而不知走而以得其至道聰明才智之至而與鈍同貌侏愚
而見其光者惟神仙則亦有之矣故使天下之人謀其壽命如至
誠之與神仙則豈有不得者乎稽凝字先生之宣昭義問七十年
矣酌者方考鉦伐鼓發其噌吰余乃垂繩下淵而測其至自余二
十年父事先生所聽睹先生處母子昆季之難歷官兵災艱凶之
會騎危而策險然當其特情致功其腸粥粥然若商邱子之逐于
水火可誘而使也先生之所命才而鑿其鏗不狎尾而履虎所命
情而奮其錚不護其腎膚而牽羊其道則可使威母開慈嚴昆聚
萬寇墮其壘蝗遷於郊田祖致瑞于畦馮夷貢靈於河上天下世
庚桑之祝間井畏王彥方之知如此則至誠之能見矣先生之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三

至誠其脈聚而中通氣沉而節警則亦猶之乎導引也故繇先生
之道可以極其年譬之以竿致魚先生之學不爲神仙而與神仙
同實謂有以罟致魚者與竿同實耳夫古之聖人皆澹然無藏舟
之心而其壑或可盜也苟其有舟之戀而必藏之詎大力能負之
哉故曰人之性壽聖人制萬物以全其天可以后天地且夫安期
偃佺酌者說鈴云爾而不知其言之先生爲要領天下皆以先生
之學爲正則神仙之道其亦未可衰也已

封太史孝子沈無懷先生及配錢太君偕壽六十序

蔡澤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耳斯語則戰國說士之所
持若繇儒者而言豈非倒論乎韓子曰人之性壽其不壽者非人
之性也人生而無勢卽不當有富貴人生而有性卽當有壽富貴
天與君共制之壽人自制之人自制之是故人之所得自取也人

之所自取人豈有不自知之者乎堯舜而後其宜得壽者莫如周孔然而周孔不甚壽者周孔之志不在於甚壽周公至欲移其年上祝武王孔子不過曰假我數年而已以非其願則亦不必得之者是其理也使周孔志欲得壽如後世人之所期天下之壽必無有能過周孔者矣然周孔身不必壽未嘗不以壽壽人凡周孔所爲壽人之言者皆其鑿然者也周公之誥召公曰天壽平格孔子之贊帝舜曰必得其壽召公未壽周公知之帝舜既壽孔子知之其既壽而能知之者孔子之智則猶過於周公今夫世之論壽者以爲天之報德云爾孔子之論舜之壽以爲其德之自有又不可以爲其德之自有而以爲舜之欲大孝其親而然也舜以其壽爲是其所以孝親者舜烏得不取壽舜欲取壽壽不歸舜誰歸孔子之論舜與其論壽于是可謂篤矣近世甬東之鄉有兩仁人曰無懷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十四

先生者守誠履方甬東之人莫不學之以爲庚桑太邱不能如也曰錢夫人者持慈寶儉甬東之婦人女子莫不學之以爲德曜泰瑛有不如也要其所極難最稱者則其孝也凡先生夫人之所以事其父母尊章者甬東之人與夫婦人女子莫不異之以爲此天合齊德曾閔桓崔有不如也循孔子之論兩仁人之以孝得壽固然耳然是兩仁人者其心澹然而願力甚猛其意以爲其先人之教主于積義先人之所教乎積義者主于窮義之歸夫窮義之歸非必百年而可得也兩仁人之心必且以天下無復餘義者爲其顯息之期則必且佗佗疊疊惟日不足又必且下觀其子史氏以其義宰天下使天下饑者皆得食勞者皆得息刀劍悉反而牛犢肝腦盡化爲桑麻且猶未足又且必縱觀數世其子之子其孫之孫無不能繼先志而爲善人而後乃無憾而卽安如此則兩仁人

之于壽固其所欲取也兩仁人之所欲求乎壽者亦以爲惟是足
以孝其先人此豈私意天下之壽不歸兩仁人又誰歸乎蘭君精
修孝行因欲以孝教天下以成王道更學爲仙遂以得仙施濟里
却謔姆受孝弟之道欲溥其德待猛遜之徒耆老累世見之齒髮
不衰此二人者舜之徒也先生夫人亦其流亞歟于是以借壽聞
春秋六十矣方當履端上觴之辰屠蘇一樽羣甬之人皆先兩仁
人以爲是方得歲云

賀山東巡撫趙明宇公晉大司馬序

代

我山左一區歷世共奉明脂怒筋扶其大脈者也然以宅圖言之
漢唐宋宅雍洛而我宅燕則已異矣故以山左之譟被於雍如喝
左耳不必墮其右聰於洛如擊齒及舌舌掉可避也於燕卽如按
肩者頭不得起夫元亦猶是而稍殊焉元自家其毳庭而郵我華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五

土故邗山左而闔盧龍我固反此矣且元之饋仰海而我仰漕仰
海則山左處臂仰漕則山左處喉者勢也往者天下之亂多起青
兗動爲妖弄孔孟坐其上而張角韓山童唐賽兒輩燈傳如此日
者壬戌之歲徐鴻儒飛一瓣香衝衆百萬蜂拚蟻結奪城邑盜名
字時方左怵籬風右驚壁雨而火發自其中庭中外震恐余憂宗
恤緯旣兩有之而抱危者二焉倘使賊釋鄒滕不攻疾雷趨兗振
塵可下據濮有曹雞連汴孽西斷清源南塞沂海又以十萬緡於
武定遏薊門之衝我援兵不得出涿鹿大江之粟不得人進徐腰
絕管分全齊非我有也其次則併衆襲有萊陽負海爲固翼虜招
倭我亦坐困二者幸不出此然遲之將必出此者勢大則握銳時
久則叅智亂人之檣豪雄所託載也於是大司馬趙公仗鉞茲十
則三年矣元老克壯丈人以貞霆擊颺驅屬圍解鐵迫脇山鹿束

於箭筈用使毒獅失據詭錫墮靈不度五旬執渠以獻昔者張角已灰火傳波磔山童旣柞蔓發劉林斥蠻批萍應手旋合未有根掣株絕若此蕩然者矣當是時天子爲之歌彤弓曰汝作朕司馬階于三孤延賞世世夫天子以爲扶肩樹臚是使其頭不下控也而或曰施未雨不戒格白徒不武夫廣教召徒結積數十年此必次之勢矣毒蘊于中善治者厲劑攻之使散於肌節不然不潰腸不止而曰白徒是執奴律畏虎暴衢不懼狐恠其室也往代之禍什九中盜一中虜耳靖康何局尙延十葉揭竿之呼大命隨去秦漢可知已故徐賊之禍利其速起其難等遼而倍於黔蜀且大遼黔蜀三者血質氣屬於山左猶一縷也今山左之息微微公在中樞猶當引爲本計在還其所爲明脂怒劬者夫俘奴馘首則必自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六

賀中丞王符禹公巡撫山東序

我東人之罣於妖難也岌乎龍蛇之紛盪而走陸矣賴上神武發其聲靈知人善任連獲虎臣初則大司馬趙公載旆而抗稜于前旣則今中丞王公秉鑰而見休于後趙公定亂之才健奮以耆其功王公安人之畧沉幾以作其敗何參相屬淹琦並歌要以坎旣平而寘叢道已濟而喪蕘王公之時則有未易者矣夫病疽者毒盛內攻大命將撥彈剉之施快其一決迨毒出病已息微氣索餘蠱之威或散肌甲虛中弛扁邪陰竊發剔之精銷荼乃蘊孽斯則圭鍼之所以處鈍兪跗之所爲若林也故以鯨鯢旣蕩弓矢旣窳而任者之難則有四焉京觀之崇澤殫亦量吊戰場而欲慟賦蕪城而足哀新豐之未可驟規難一也訛言莫懲驚魂猶蕩築城駭南詔之騎持藁行西華之籌顛清之未可猝平難二也邊關之饋

米粟于絳河輜軒之踪責資糧於楚館晉井之不可得汲難三也方勝之兵一日免胄則民畏賊已勝之氣日日擐甲則民又苦兵危關之不可得寢難四也此四難者修廢之功勞於闕昧綏愚之術艱於擊強掘鼠之供費於牛饗防下之情紛於慮敵然而自公爲之旣勤止矣條廬策井以定其棲區媵理陌以修其業收擊引屬以萃其類請蠲丐賑以蘇其息簡將飭士以壯其衛申紀嚴律以明其制左握芒黃右操鍾乳毒亦旣盡脈亦旣起於是乎鴻羽解肅鷹眼化憎流者以復居者以輯青燧化爲白肉赤地載其黃梁商旅之赴其塗者無喪厥斧賓客之宿其傳者有授之餐視履之募還其有蕩冠帶之勝起其大風矣昔魏博恢旣墟之城涇州歸已逋之戶濟屯之功不其然乎當公金城圖上之時亦有武賢異同之論或主大招流亡而歸其業或責窮搜逋賊以致其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七

夫叢雀已定而召鷗致爭風鶴無聞而望鷓駭敵故衆聚則不可麾兵出而無所獲斯咻者之害成非公之所任也然竟以公稱淵有謀轡銜無失故雖小沸洲渚不至連山此余所謂安人之洛沉幾以作其敗者歟斯谷在東二年天子嘉之擢佐南樞使觀大江之風察根本之地然且促召公矣自余素知公孤孳之跡喬松絕援嘗昌言于朝謂必辦賊而公至東土彌巖一介裴寬之鹿瘞于中園苟晞之生不走都市靖共爾位屹屹而已夫骨立則失其程李道光斯誓於馬羊自負志之士赴功之英未有頤觀股隨而能成其務者也公旣將得代其部吏潘臬諸使者共徵簷簷使揚其伐余不辭固僣操廷發鍾亦猶是我東人章甫所已哦衮衣之習唱也

吳子澹人苞真統遠與居三年求益不已以吾皆井不副鉞縞乃
厲聲氣益廣丁嚶引衾延馨收召四遠久之亦以爲未有得也時
則太夫人就祿綵輿周覽王畿旣復興睦家園挈季翩反而留吳
子及其冬杪已躋七旬衿紳傳哦宮鐘道著元璐於是迺進吳子
而告之曰夫月輝其室而求炬於庭不爲能謀照也粟紅其困而
拾穗於野不爲能治糶也今以吳子之聰明而不知柯斧豆蓬有
其睨則於天只音且猶辟呬以恭長爾坎蹲而媚友生不亦惑乎
且今天下亦無不布圭樹臬而測吳子者深者功能淺之祿位縋
石層淵孰明其底故使吳子夜播蒼茫不見繩表意飛夢求固已
難矣卽使吳子者挾七聖之侶聽三士之謀具芟可臻元天坐致
維太夫人亦以爲道遠車疲甚勞吾子也太夫人至慈欲詒以燕
設罇於堂唯吳子之所近取之是故吳子不欲爲大賢上臣則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太

吳子而欲爲大賢上臣其於太夫人則亦不可勝取也今吾所聞
太夫人之德著於官鐘諸子之所傳哦者略有數端曰節苦而貞
坎習不失栢舟之歌凌於席石曰中贊齊德下扶象賢鹿門不沒
河東可傳曰敦詩說書不櫛之儒遙識照遠以寧其居曰小治言
笑大治賓祭致其齊莊罔不嚴忘曰其躬則矜於物無構揭厲取
濟匍匐云球節貞坎習凌於席石者其在男子則其直也吳子取
之可以嚴斷不詭可以執筆爲史官中贊下扶鹿門河東者其在
人臣則其諫也吳子取之可以斐迪致忠可以處於崇政邇英諱
論不倦敦詩說書通識照遠者其在有位則其智也吳子取之可
以察微慮大可以論思爲翰林學士言笑賓祭小大嚴愆者其在
國常則其禮也吳子取之可以和神人定上下可以寅清典禮有
矜無構取濟云球者其在大臣則其道也吳子取之可以正己制

物授世救時可以執政爲宰相嗟乎終吳子之身有此五取者而猶慮其功能不必爲大賢上臣是猶陳饋十牢而憂不飽吾不信也是故太夫人者天下之所歸慈也菑畚堂構有甚焉者於是元璐之祝太夫人壽則有詞矣夫以太夫人之有儒行而誕之以神仙之說靈飛之降媿始陰符以吝驪母不怒則笑固其宜也若夫儒者之言曰人貞不彫山靜不騫金虛不概繪厚不裂又以其道延世利及天下散爲清寧聚爲福祿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豈不然哉且夫天下之致博居厚而善生材者莫踰於土故五行皆承尅而土不可毀木之尅土非尅也致疏焉而已其在人紀則其婦德母儀也太夫人取之可以久視可以爲地行神仙比於婉始驪母

壽黃侍御母□太夫人七十序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

九

今人皆歸柔婦德而大防其才以爲聖人固言之易曰无成有終詩曰無非無儀是其義也然而吾有疑焉卽婦無才以何爲德乎且夫易詩之義皆有取爾已易取諸洽泰而尊陽治泰尊陽者天地旣媾陽德履亨於是輿輓脫而歸畜金柅繫以止牽含章括囊明夫夫在則婦然也詩取諸紀盛而鳴福紀盛鳴福者室家苞茂君子躋芋是故莞簞而外無知酒食之餘不議虺蛇衣褐明夫家豫則婦亦然也人婦之得以承柔而謝才莫如斯際矣若乃琴鼓早乖舟河中汎鴨撓子室燕差羽音茶蓼前施窅棘後設頽風恐懼陰雨漂搖當此之時婉變無儀者任之乎將亦須夫礎持而才見者乎易亦有他詞曰女歸往有功詩亦有他詞曰釐爾女士夫坐進閭業而反其稱聖人之意於是則可知已故謂婦必致柔而其才可叻吾不信也西江黃侍御以嚴正敏至能其官名重天下

天下之人皆疑其必有繇來侍御則覩縷言其母太夫人以爲是所繇來也自余所聞太夫人之聖善則皆傑男子之所不如其異有四丁年寡鵠蕭堵藐孤徒手驚波長年失策而太夫人曰無慮家圯可興子孤可立恩勤將畜以及其成可異也荀息以死狗奚齊罔能濟事公孫杵曰以難讓程嬰不敢承孤荀息杵曰亦傑男子不如太夫人一也巢傾卵墮蕩魂失趨銚鎛鉛觚不知所握而太夫人曰無混宜耕與耕宜讀與讀咿唔麤裘不違其材可異也韓愈子昶不辨金根使承史職蘇瓌子頰有唐大手使雜備奴韓愈蘇瓌亦傑男子不如太夫人二也梁鴻客葬陶侃驟興青烏有云莫隳已福太夫人曰不然未有齊眉死生異域一歌楚些千里歸來可異也延陵季子葬子贏博不歸其里人以爲過有宋儒者離其父母以迎善氣時亦有譏延陵季子有宋儒者亦傑男子不

董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十一

三

如太夫人三也出則疆項入而正色履虎或啞見者知危太夫人曰幸甚范滂母子復爲何人不改坦施日益以喜可異也陳萬年教其子咸無忤權近至頭觸屏風石奮教其子建慶等不墮恭謹至懼形馬尾萬年石奮亦傑男子不如太夫人四也四者理道之歸功能之聚也太夫人之有備德而非其才則亦烏能矯舉健出度越鬢眉有如此者乎是故侍御之取才於太夫人未有旣也來茲無問卽今者自天子所出規海王七算五均則侍御囊中所自爲智也或逢輒錯意取躊躇江淮衣帶函使信信講於敬姜朝往夕復跣啟受教下於流水水牢益苴薪可以大治矣以太夫人之道爲之源泉字壻資深而可恃非自今日然也繇此而觀侍御之爲時名臣而可傳於後世豈有疑哉於是太夫人春秋七十矣侍御以余樸訥不爲夸稱使修酌者之說余不敏因太夫人之節以著

其才崖略如此且夫節凝而才盪之體正神周中彊外百亦引年之道也

壽外母節褻王袁太孺人六十序

夫貞剛之氣天地之所甚寶也其著於人爲義節凡爲男子而未必有婦人之態爲婦人而有士稱者莫不取諸於此所以天下之庸男子百不如壯男子天下之壯男子百不如貞婦貞婦之道主其陰靜以奮爲陽昌此天地之備質純氣非一往之槩一節之奇可得而爲也是故其德足以爲風其風足以維世其理足以勝數其數足以難老余外母王太夫人之以苦節著稱里閭垂三十年余幸得爲太夫人婿亦旣二十年習聞太夫人之義顧嘗攬髭自歎嗟乎元璐幸得爲男子束髮讀書逾壯登仕凡十數年來魚雅股隨有同茅藁安所得一事骨升氣立彷彿太夫人干一者乎太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五

夫人及笄歸石穀先生先生篤行專讀不事家產挾策士帝京遂以客化當此之時太夫人年未三十琴鼓禍乖舟河淒汎嗚摧子室燕迷羽音荼蓼在前宵棘承後頽風恐懼陰雨漂搖天日晝昏鬼神夜泣顧復忍死撫存雙孤指挂手經取贍晨夕及孤稍長白爲之師法律詩書因才而篤旣各成振世稱二良故以太夫人爲之男子是使荀豫歸忠嬰杵讓義賁育愧勇召管謝才而其在古賢婦人之間駸駸乎與共孟齊駮敬姜懷清而下盡可列之兩廡畜爲衙官也蓋余又嘗竊聆太夫人所教其二子者其言曰無以貧士降其志無以卑寮墮其氣其教其女則曰士有諍妻豈必無違今夫志氣者堅士以爲難持強諍者蓋臣不能終勵而太夫人噩然著之爲操績之切謀送門之密誠於是其長君文學得之以升華菘林矜矯自貴次公明府得之以舉壯從事康健不撓而余

婦王妾人卽太夫人季女當余備員史局中多感慨狂態時輿指
畫所形動觸威貴芳草未發親朋知之者色動舌出撓禁于端安
人初未知已聞羣譁顧謂余請得一涉指歸余示之草乃拍手大
笑曰君語平平諸君何事須懼卽如此遂爾驚天震地豈爾輩男
子眞僵蠅腐草耶余愧其言決策遂上其後雖繇此得禍乃更相
欣一時聞者並賢安人非復女子誠不知其教之有繇來也太夫
人之教其子爲男子必不敗之以婦人之慈教其女爲婦人必責
之以男子難能之事嗟乎豈不誠大丈夫然哉於是春秋六十月
宗端之揚鱗而言者皆將舍貞婦而稱壽母以爲歸貞于太夫人
將必有桐焉懼傷其意故不可也余曰不然易曰苦節不可貞蓋
言其心之以是爲苦則貞不得成今其節已貞矣是必其心之甘
此而爲之也太夫人旣已往否來泰而又舉其中心所甘者摧端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三

理緒而陳之此雖使雙成奏笙其前禮珠颺謔於側睨皖好音詎
有娛於是者哉且夫天地之氣莫不以其嚴蹇爲之凝翕強忍握
固所以長生老氏以爲舌存齒毀不知其肉傷而骨壽也詩曰如
松柏之茂如南山之壽蓋言貞恒也不知其貞何繇知其壽乎

09972

